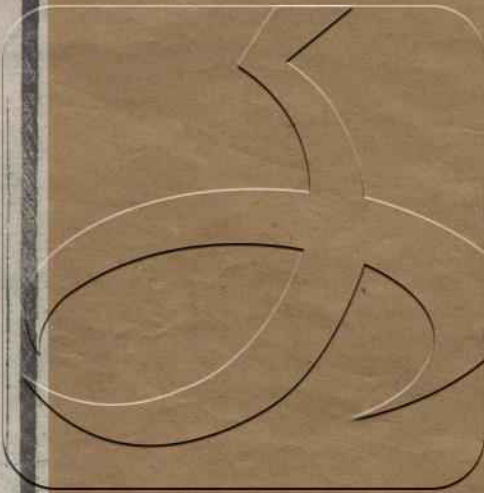


國朝文錄

41214
4245
-2



國朝文錄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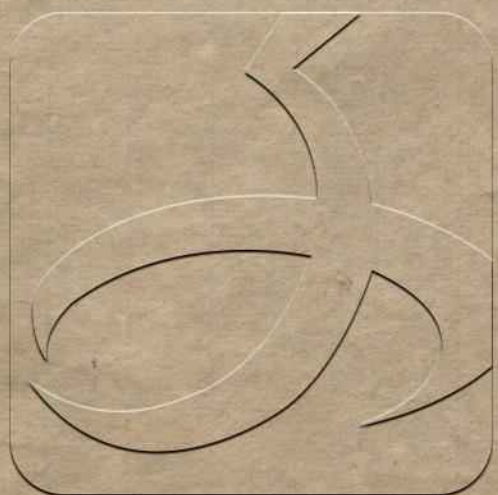
論辨類一

儒吏廉吏辨

吏有辨乎曰有有之斯可為吏準矣準乎儒與廉而步之趨
 之於是指峩冠博帶稱說先王者曰此儒也指矯情鎮物飾
 名厲節者曰此廉也噫名所貴也而士所標也貴其名以立
 之標又安能禁天下之不依似而竊附哉夫辨吏者辨其心
 而已鳴琴乘馬絃歌武城者著矣自博士具官待問斌斌多
 文學之選於是通經學古之吏出焉拔葵爨機妻子不免饑
 寒者著矣自廉吏歲計有餘食祿者不得與小民爭利於是
 奉法循理之吏出焉儒吏嘗見為廉遷吏傳臨淮守十餘人
 皆曰廉節傳轅固曰廉直傳倪寬曰廉智有以簞簞不飭坐



魏象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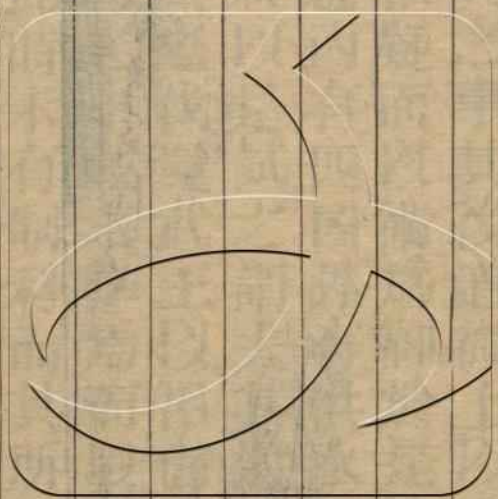


者豈儒哉廉吏嘗學爲儒范史傳魯恭清平曰化行傳卓茂恬淡曰樂道傳楊震清白曰好學有以簿書俗吏嗤者豈廉哉雖然儒以循爲能而廉以才爲用丹陽以經明通律并州以几杖威遠河南寬政爲識治秀州荒政爲知兵是通儒也三郡皆勸於孝弟三鎮皆正于德仁浙東政事可觀湖州經業足用是純儒也通而純循吏之所求也亭長不敢隱丞相不敢干嗇夫不敢欺廉生明也守漁陽不敢譁守武威不敢叛守雁門不敢射廉生威也威與明才吏之所求也是故吏而循患不儒不患其不廉也吏而才患不廉不患其不儒也京兆桴鼓不鳴渤海劔刀自解循吏事耳是豈盡失名譽者賴川先教後罰零陵興利教儉才吏事耳是豈全背經術者問其名則異考其實則同以絕不相蒙之蹟求之絕不相戾

之心所由異政而同治異治而同功也既其實不既其名則李斯之徒有吳公不亦廉乎張湯之後有安世不亦儒乎胡質父子之清異而廉有異乎柳公綽遠近之治殊而儒豈殊乎既其名不既其實則儒之名寬寬則近於通廉之名嚴嚴則疑於刻於是儒而不廉者矣趙縮馬融以賄敗躬行安在乎有廉而不儒者矣尹翁歸趙廣漢以強毅聞蘊藉何有在乎有儒而爲廉者矣公孫宏之布被汲黯以爲詐發蒙不已有議乎有廉而爲儒者矣倪千乘之引經張湯以爲長者束溼不已有譏乎真則既其實僞則冒其名既其實儒與廉真也儒而廉廉而儒亦真也冒其名僞與廉僞也儒而廉廉而儒亦僞也縮墨綬剖銅符則庸可冒儒循不可冒儒飲貪泉垂介石則墨可冒廉才不可冒廉然而儒與廉之名實終於

不可冒大約儒可兼廉而廉不可以兼儒其兼之者既其實不既其名也何也儒者使人兩得者也平日淡泊甯靜乃洞悉乎天人之分際君民之大義皎然以廉隅自持求其上不負君下不負民中不負所學其於取舍得失經權是非之道見之也極明守之也極固其發之也又必極從容而暇豫焉故分一邑守一郡施一治著一書當時奉爲著蔡後世誦爲典章區區埋羊還魚之節終不可與儒等蓋儒者使人兩得者也漢儒曰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黃允史叔賓皆有盛名郭泰覘其非真以爲必敗王衍口不言錢而營三窟遂爲天下蒼生之禍故數百年以老莊冒儒者多矣若夫身列薦紳口談氣節熏心於利欲而道喪其廉恥名之不好安問其實此又在莊老之下不可以冒廉顧可以冒儒邪然則儒吏廉吏

之辨亦辨其心而已矣雖然未有儒而不廉者也漢唐以下區區一節之士其比於廣川濂洛諸君子是必有辨今欲崇儒效以風俗吏經術固不可少也





制科取士之法攷

湖廣通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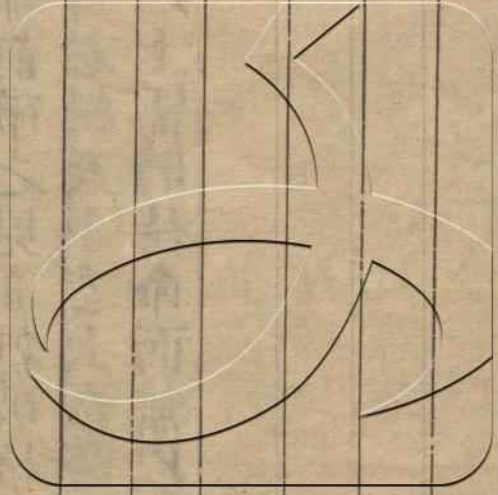
劉子壯

古之有天下者必求聖賢以共之以爲非此不能安億萬之衆也且以爲非此不能居億萬之上而使之相安故有以天子而下訪匹夫之事其後道微上以功名爲懸而下有富貴之志上下交相疑而以術爲御於是法日密而治亦日不古矣堯之舉舜也丙有四凶外有洪水而其所詳者乃在家人父子之間又將以是試之謂夫其道不出乎此也伊尹樂堯舜之道而湯與之伐夏武王以呂尚爲軍師而所陳者敬義當其時或幣聘之車載之學焉而以爲師數千歲後惟昭烈於武侯有之此時未有制科而其所取之士如此其士固異其取之也亦不同其所以相與有成也亦自非後之所能及至士出於取取立以法則賓師之位虛而道德之意微矣周

最近古有三年賓興之典此後世制科之原也然考其制由鄉學者鄉大夫掌之而用之大司徒由國學者大樂正掌之而用之大司馬然皆書其德行道藝而無所謂文字之觀禮曰以賓禮禮之蓋猶有尊賢敬士之意而無一切束縛猜禁與夫徒隸役使之事及周之衰諸侯不貢士士不養於學乃各以其所學顯於列國進而爲游談退而爲著述而上以文取士士以文自見之原自此始矣至漢文帝訪賈誼武帝策董仲舒遂爲天子臨軒策士之始其所言者皆天下大務一代治亂之故惜其君徒能知其言之善而不能登之師傅以竟其學使二君者能如湯武之於伊呂其所表見必有進於古豈特如是而已哉隋唐沿之武后有洛陽殿之親問而其後直言如劉蕡者乃不得第蓋其時士人不知有三代之學

而人君又多不自親問其言既不得通於上而上亦無爲天下得人之意故其文不顯而士亦無所見宋明以來視爲故事規規乎聲偶之文字畫之整固宜其無明道知治之士也此制科之在天子者也漢用仲舒言令列侯郡守擇吏民賢者歲貢各二人而茂才孝廉於是始其後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教射策又爲限年之法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魏立九品中正之法擇本州人爲中正吏部憑之授官斯二者猶兼經術德行未專以文取士也至晉舉秀異宋用策試隋置進士始專以文取士而士皆投牒自進矣唐制有三自天子有制第而其在學館曰生徒在州縣曰鄉貢皆升有司而進退之其科有十二而行之久者進士明經二者而已然其法以聲韻帖誦爲工當時所尙者詩賦而後世論善詩者反

不在其中宋承明經進士之舊而進士爲盛又分經義詩賦爲二焉論者曰能擇師儒如胡瑗以教國學慎司如歐陽修以主文柄則士得其養而文可以正此皆爭之於其末也有明專用經義而兼取論策其意兼以明道求治而士皆習錄纂組中無實得苟取科第其他又往往由於詭道則士愈賤而法亦欲變而無所之矣此制科之在主司者也合而考之師焉賓焉臣焉此三代以上之法也經術焉詩賦焉文義焉此漢唐以下之法也親策而不能用其人不親策而不能知其人或得其人而知之不能深用之不能盡焉此天子制科之異也不待上之舉之而以名字自進不必其人之可取而以文辭爲斷又不必其文辭而以詭道得使人謂制科可廢焉此主司制科之異也夫古之時得一士而可以治天下今之時取數百士而天子尙不知其人何則古之人以爲吾之治天下惟審乎此而今之人以爲吾之有天下不恃乎此也故略之古之時必先知而後官之今之時皆先官其人而後察之是以上無真確之見亦無破格之舉而下亦循資守分無敢自言其有志於天下之大者嘗見國家乏人至治不著而蓄道懷志之士需時待命而無以顯於當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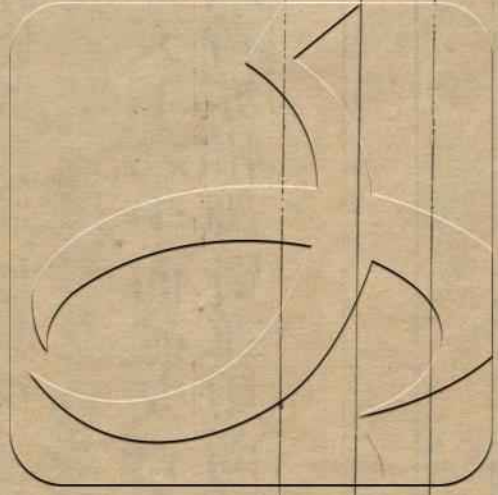


春秋時用人論

孫寶侗

國有與立親與賢二者而已親不親則本危賢不用則政亂
 此天道人情之極而不可偏廢者是故一於用親者其國
 可久而勢必流於弱一於用賢者其勢必強而國不免於先
 亡觀於春秋之諸國可知矣用親者魯衛鄭宋是也魯之大
 夫無非公族卽有一孔子而不能用也衛事不詳大抵視魯
 鄭之七穆與國終始宋之六卿無異姓矣之四國者皆孱國
 也而鄭亡於春秋之後猶垂百年而宋次之而魯又次之唯
 衛爲最久然則用親之效可知也其政也必尙恩而其敝也
 則以姑息情之所洽而和睦釁之所激而相忍其君臣上下
 大抵聯絡顧望才足自全不能就功亦不敢始禍如人之憊
 羸而壽考者惟從容以盡其天年而已用賢者齊晉是也齊

之同姓前有國崔後有樂高而桓公之所以首霸者則管氏之力也又自樹一陳氏而卒奪之齊晉自獻公盡殺羣公子所用皆異姓也韓欒疏屬僅同行路文悼繼霸天下莫強卽三卿亦文所自樹也而卒奪之晉然則用賢之效又可知矣其政也必尙功而其敝也則以詐力欲專其威則去親之偏而不疑欲廣其地則滅人之國而不慚其君臣上下惟務勝人相傾以力相尙以謀而其禍適反中之如人之元氣脫而暴亡者雖良醫之所憂而齊力方剛勢常足以自豪也然則兩除其敝而獨收其利者其惟楚之爲國也乎夫楚者聖人之所絕春秋之所擯也而何以許之蓋明天討者則不可不正其無王之誅而衡國是者則又不可不權其用人之法也夫子元子玉子囊子庚子馮子木子西以及春秋以後之屈原皆親也親可用則用之觀丁父彭仲爽鬪穀於菟孫叔敖伯州犁然丹沈諸梁以及春秋以後之吳起皆賢也賢可用則用之賢以代親則同姓不偏親以參賢則異姓有所顧忌於是親疏相維恩義相濟無畸重之勢無偏蔽之情謀易以盡政易以舉而國勢以長振矣是楚之所以負罪逋誅而竟能崛起荆蠻擁天下之半而延九百之祀者豈非此道之得也哉然則立國者亦惟親賢並用而可矣



春王正月辨

湯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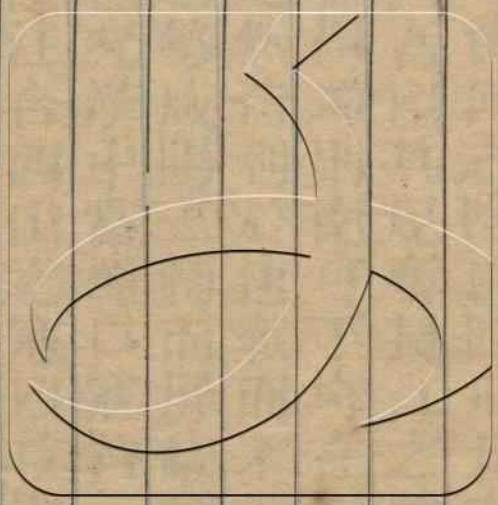
聖人之書明白簡易而後儒推求過甚遂成不決之疑者如
 春王正月之類是也註春秋者不下數十家置春王正月四
 字不論者固有之其以周改月兼改時者則漢孔安國鄭康
 成至明趙子常王陽明賀景瞻也以周改月不改時者則宋
 程伊川胡康侯至明劉文成也以周不改時兼不改月者則
 宋蔡仲默魏華父至明章本清也諸家引經據傳自以為確
 不可易而余則直以春秋本文斷之而已矣春秋桓公八年
 冬十月雨雪十月者以周正為建酉月故雨雪為非時若夏
 之十月建亥雨雪亦常耳何足書成公元年二月無冰此建
 丑月也若建卯月無冰又何異焉莊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
 如周不改月不改時麥苗何得至秋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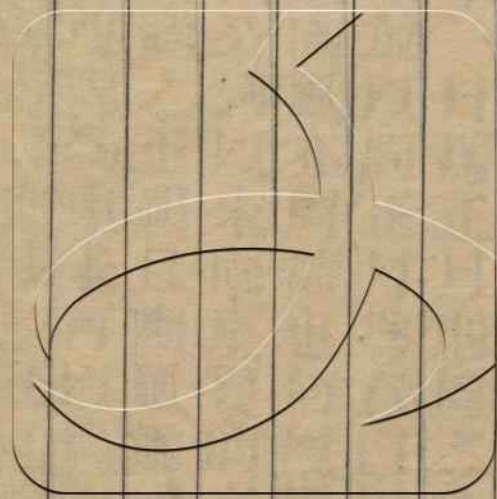
殺菽若夏之十月菽已穫矣隕霜亦非失時如此之類甚衆更有可證者僖公五年左氏傳曰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日南至者子月也此又改月改時之的據也夫子特書曰王正月而左傳亦釋曰王周正月者蓋明其爲周天子之正月非夏之正月殷之正月也而又於二月三月亦繫之王見丑月爲周之二月寅月爲周之三月非同於殷正同於夏正也過此前代無以爲之正者則亦不必書王以別之矣或曰四時之序夏正爲善周公大聖人也以冬爲春可乎曰陽明言之矣陽生於子而極於巳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陽生而春始陰生而秋始自一陽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爲春夏自一陽之姤以極於六陰之坤而爲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繫何不可之有胡氏泥於冬之不可爲春也故有

夏時冠周月之說以爲孔子告顏淵以行夏之時此爲見於行事之驗則又謬甚如胡氏之說周改月不改時是雖以子月爲歲首而四時之序猶夫夏也以冬爲春乃自孔子始以夏時冠周月非所以尊周以仲冬爲孟春豈可謂行夏之時乎不夏不周之間孔子何以自處焉夫行夏時者師友平日論道之言所謂損益百王垂訓萬世者也春秋者聖人尊周室明王制之書也王制固未有大於正朔者孔子爲當時諸侯強橫大夫陪臣僭亂而作春秋乃首改周天子之正朔也恐聖人亦有所不敢矣或曰孟子不云乎春秋天子之事也庸何傷曰所謂天子之事者謂賞功討罪以明天子之法使諸侯不敢悖天子大夫不敢悖諸侯耳非必變易四時之序改本朝正朔而後爲天子之事也胡氏以此爲垂法後世吾

恐法未可垂而先犯為下不倍之戒矣且此亦空言耳烏在
 其為見諸行事之驗乎故周不改月則孔子必不敢以十一
 月為正月以十一月為正月則周之必改月可知也周不改
 時則孔子必不敢以周正月為春以周正月為春則周之必
 改時可知也曰豳風亦周詩也何以用夏正曰周之先世以
 農事開國后稷公劉以來固虞夏商之諸侯也為虞夏商之
 諸侯必用虞夏商之正朔且豳風述民事夏正為切而春秋
 明一王之大法尊周為重未可以為例也曰諸家引商書元
 祀十有二月以為商不改月之證何歟曰書缺有間矣商之
 時制固無從得而考要之不可以例周與其雜引他書以釋
 春秋固不若即春秋以釋春秋也左氏公羊穀梁皆周人也
 於此獨不加論焉亦以為不必論也使當時以正月為冬而

孔子獨書曰春三子能已於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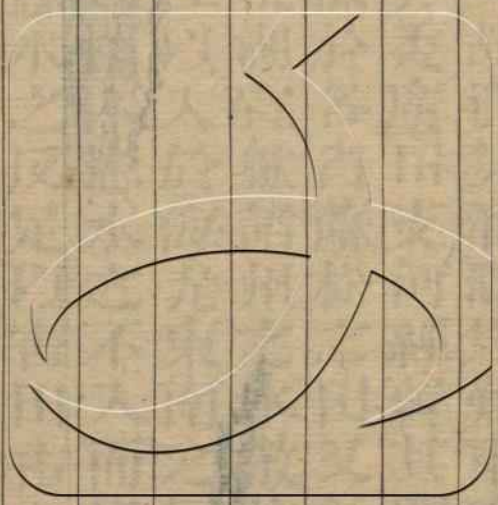


秦蜀荆楚形勢議 乙卯夏

蔣伊

蜀江東下黃河南注天下大勢分爲南北而挈南北之輕重者在川陝而已陝西南通楚蜀東連豫晉其所以爲形勢之首者以其足奪黃河之險也四川北走秦鳳東下荆襄其所以爲阨塞之區者以其足奪長江之險也自古以來守在秦者戰必在蜀蓋得蜀則南可下守在蜀者戰必在秦蓋不得秦則北不可定然皆利於速戰而不能持久則豈非以饋運之故哉全陝之勢咸陽三輔而屏蔽實在隴右今河隴未靖長安未易守也况漢中當蜀口寇若一枝出秦隴窺長安而悉其銳以趨漢江合西山之寇以攻鄖襄此亦天下之深憂也荆楚之勢一曰彝陵王濬治樓船下益州破荆門彝道是彝陵者荆州之門戶也一曰襄陽梁武起兵於此以平石頭

元兵下宋先取襄樊是襄鄧者全楚之首也知有彝陵荊州而不知爲襄樊之備非真知勢者也寇若以疑兵出岳州而從漢江窺襄陽則可以扼我之首而北之門戶塞矣將荊州亦不能以自固知敵之所攻則知我之所守明於守之要害則可以知戰之利鈍方其始也漢中平陽之閒利用守長沙澧岳之閒利用戰何則蜀之饋餉難繼而長沙財賦甲天下不慮轉輸也主兵者反是能無敗乎今則荆楚之勢進不得戰而秦蜀之勢且退不能守矣此可爲長太息者在陝之所恃者沿邊之勁旅耳而饋餉之途無由自致夫以數萬之衆而欲責其枵腹荷戈是不戰而先自敗也至荆岳之閒則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使寇得安意肆志而養其全力以出於秦天下之勢方如弊廬補其奧又慮其隅整其桷又虞其棟搆持之道是所望於羣策矣





三吳水利略

徐旭旦

議水利於東南與西北不同議水利於東南之三吳與東南各省會不同何也西北之地多高原曠壟雖有濁河爲之包絡而支流絕少故資其灌溉爲難東南地形卑溼界以河淮江漢而兼承其委廣川支河經緯其閒故資其灌溉爲易若夫浙西之田低於各省蘇松之田又低於浙西環以太湖綿亘數百里納杭湖宜歙諸州之水散注澱山龐山陽城昆承諸湖達於三江以入於海尤東南之巨浸也故治水田者築而爲圩捍而爲圍不患水之不入而患水之不出不患水之不足溉田而患水之反足以害田古人所以於江之南北爲縱浦以通其流又於浦之東西爲橫塘以疏其勢使田不受水則水自有所歸水有所歸則水不浸田而田亦治蓋天下

國朝文錄 卷一 論辨類一
之田大概資水以爲饒三吳之田大半捍水以爲利其勢之不同有如此矣故愚以爲興三吳之水利者當去三吳之水害去而利自興去三吳之水害者當分三吳之水勢勢分而害自去何以言之列澤中匯潴而爲湖無以洩之勢必乘高而橫溢故其不流分注導以入海既有松江而又有東北流之婁江又有東南流之東江今者或微塞矣宜擇其便利之處視江之可濟者濬之浦之可開者開之下流既分則上流自平矣如是而引湖之水以達之江引江之水以達之海歸宿有地水自不爲害如是而蓄湖之水以溉田洩田之水以入湖節宣有方則水不爲害而自爲利經理之宜無出於此議者謂分水勢自不得不資人力資人力自不得不興工役工役繁則民勞分水勢自不得不治塘浦治塘浦自不得

不壞田廬田廬傷則民擾且分水勢自不得不議開濬議開濬自不得不需費糧費糧費則財絀安見去害而興利哉愚謂不然所謂分水勢者不必復三江之舊而止在疏江口之流不必等已廢之陂塘而使之開止在濬未塞之陂塘而勿使之淤相其地勢之宜順其水勢所趨而稍爲之疏其滯濬其淺庸非利乎故欲復古之迹則難而因今之勢則易也且也農民有不治水之人必無不治田之人法卽寓治水於治田而使之各治其田卽所以各治其水民夫疏田間之溝洫而爲之緯官夫理溝洫之會歸而爲之經而縱橫曲直有不畢達乎故官督之治水則難而民自治其水則易也且也遣使則有供億之費有徵會之繁若止責成郡縣漸次脩築塘濬之當治者幾何圩岸之當培者幾何度用夫若干工費若

千每於農隙而鳩其工可無供億徵會之苦而事自集故遣使而刻其成則難任守令而收其效則易也如是則工役可省而何民之勞田廬不損而何民之擾費糧不至於重耗而何財之絀以之去害而害無不去以之興利而利無不興吾見三吳七郡之地長享灌溉之饒而無滄沒之患矣蓋水者有利亦有害顧人之所用何如耳能收其利則如史起之用漳水文翁之穿滹口而西北之水利可興如王景之脩芍陂白居易之浚西湖而東南之水利可興不能收其利而反承其害則如翟方進之決陂程昉之築堰欲除害而害不能除如息夫躬之穿漕渠侯叔獻之引汴水欲用水而水不爲用然則水之利害豈不以人哉

學高辨

張沐

世之學者同口言者皆高也故久而不知其高反以爲平吾指以登高自卑之路則駭聞乍見反疑爲高矣由於少躬行失體驗惟尙言語文字無怪乎其反也如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學者莫不曰道在是耳舍此言道則太高讀中庸修身以道足矣修道又必以仁何也止言已發之達道足矣又必言未發之大本何也則五常正非唾手舉足之事所以古今盡倫之人少何學者易易視之乎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三德乃入五道之門戶也卑達道而高三德亦異於孔子矣而况天下之達道三所以行之者一則一又微於三矣由一而三由三而五舍一言三三之僞可知也舍三言五五之僞又可知也予不敢以自僞見世之

學者雷同勦說稱綱常名教如指掌弄丸而實昧於所由入之路共蹈襲取的然之弊而猶不知也故特於達道之先補達德之功夫本與人同道也而特迂其途本與人同學也而復多其功方且自以爲迂下拙鈍而反有視爲高者故深歎人之躬行少而體驗失也吾今以此爲辨人又必曰以一行達德以三行達道誰不知之正不如子言之深也吾不知知仁勇果淺焉否耶行之二字學者果能識得否耶然則大學在止於至善之下直接格致誠正言之何其明顯而必入定靜安慮深微之語於先豈無說乎中庸直說戒慎恐懼何其明顯又必雜不睹不聞以爲言又必言未發言大本及末章又丁寧於闇然又言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乃可入德其不類於隱怪亦幾希矣蓋道原於性命其來本自隱微不由隱

微入門不得至顯見之處此從來大道不責小人而歸君子能勝此道得爲君子以教小人者千古僅有數人而已今世學者輕慢聖學妄承大道動言日用常行飾其荒莽而無深微之功借口春風沂水飾其疎惰而無敬慎之心又以逐事體認爲細密而不知已失之臨時旋辦去的然不遠絕非聖門深造以道之序此皆由於中不虛識不廣力不銳學不勤故守成見而有止心嗚呼欲知吾學之高與不高亦於吾學學之耳不然吾之自辨與人之辨我又焉有定論也卽如友人常舉廬墓一節爲言予以爲非禮賤神而貴鬼也孝自此失其實矣舉世知名而吾責其實其能辭於高乎如友人喜稱節烈奇行以爲扶綱常予以爲無學不可爲訓不如守德教循禮讓使天下不輕生捐命而身納於軌物也則孰高遠

孰卑邇又自有辨奈世無存養之學相率爲粗莽苟同之說則亦難與言耳然而實高也人以將容苟且偶感適中待天下吾欲以聖人蕩平之道待天不則人之期望者終不可以一二見聞嗚呼吾亦何辭矣乎此譬如觀樹木者指花葉爲平常而以生氣爲怪誕吾不知無生氣得有花葉否耶今惟談綱常說仁義而存心養性之功置之不論亦何異於殘木之生氣而求其花葉乎則所謂綱常仁義者非僞則怪而已矣

太極論

陸隴其

論太極者不在乎明天地之太極而在乎明人身之太極明人身之太極則天地之太極在是矣先儒之論太極所以必從陰陽五行天地生物之初言之者惟恐人不知此理之原故溯其始而言之使知此理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也學者徒見先儒之言陰陽言五行言天地萬物廣大精微而不從我身切實求之則豈前賢示人之意哉夫太極者萬理之總名也在天則爲命在人則爲性在天則爲元亨利貞在人則爲仁義禮智以其有條而不紊則謂之理以其爲人所共由則謂之道以其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則謂之中以其真實无妄則謂之誠以其純粹而精則謂之至善以其至極而無以加則謂之太極名異而實同也學

者誠有志乎太極惟於日用之間時時存養時時省察不使一念之越乎理不使一事之悖乎理不使一言一動之踰乎理斯太極存焉矣其寂然不動是即太極之陰靜也感而遂通是即太極之陽動也感而復寂寂而復感是即太極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寂然之中而感通之理已具感通之際而寂然之體常在是即太極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也分而爲五常發而爲五事布而爲五倫是即太極之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以之處家則家齊以之處國則國治以之處天下則天下平是即太極之成男成女而萬物化生也合吾身之萬念萬事而無一非理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即吾身之一念一事而無之非理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不越乎日用常行之中而卓然超絕乎流俗是太極之不離乎陰陽

而亦不雜乎陰陽也若是者豈必遠而求之天地萬物而太極之全體已備於吾身矣由是以觀天地則太極之在天地亦若是而已由是以觀萬物則太極之在萬物亦若是而已天地萬物浩浩茫茫測之不見其端窮之莫究其量而莫非是理之發見也莫非是理之流行也莫非是理之循環而不窮也高明博厚不同而是理無不同也飛潛動植有異而是理無異也是理散於萬物而萃於吾身原於天地而賦於吾身是故善言太極者求之遠不若求之近求之虛而難據不若求之實而可循故周子太極圖說雖從陰陽五行言之而終之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又恐聖人之立極非學者可驟及也而繼之曰君子修之吉修之爲言擇善固執之謂也而朱子解之又推

本於敬以爲能敬然後能靜虛動直而太極在我嗚呼至矣
先儒之言雖窮高極深而推其旨不過欲人修其身以治天
下國家焉耳學者慎毋驚太極之名而不知近求之身也

學術辨上

陸隴其

漢唐之儒崇正學者尊孔孟而已孔孟之道尊則百家之言
熄自唐以後異端曲學知儒者之尊孔孟也於是皆託於孔
孟以自行其說我曰孔孟彼亦曰孔孟而學者遂莫從而辨
其是非程朱出而崇正闢邪然後孔孟之道復明而天下尊
之自宋以來異端曲學知儒者之尊程朱也於是又託於程
朱以自行其說我曰程朱彼亦曰程朱學者又莫從而辨其
是非程朱言天理則亦言天理天理之名同而其所指則霄
壤矣程朱言至善則亦言至善至善之名同而其所指則冰

炭矣程朱言靜言敬則亦言靜亦言敬靜敬之名同至所以
爲靜敬則適越而北轅矣程朱之言有可假借者則曰程朱
固若是也有不可假借者則曰此其中年未定之論也黑白
淆而雅鄭混雖有好古篤志之君子力扶正學亦止知其顯
叛程朱之非至其陽尊而陰篡之者則固不得而盡絕矣蓋
其弊在宋元之際卽有之而莫甚於明之中葉自陽明王氏
倡爲良知之說以禪之實而託儒之名且輯朱子晚年定論
一書以明己之學與朱子未嘗異龍溪心齋近溪海門之徒
從而衍之王氏之學徧天下幾以爲聖人復起而古先聖賢
下學上達之遺法滅裂無餘學術衰而風俗隨之其弊也至
於蕩軼禮法蔑視倫常天下之人一睚橫肆不復自安於規
矩繩墨之內而百病交作於是涇景逸起而救之痛言王

氏之弊使天下學者復尊程朱之心規向之邪說誠行爲之稍變然至於本源之際所謂陽尊而陰篡之者猶未能盡絕之也治病而不能盡絕其根則其病有時而復作故至於啓禎之際風俗愈壞禮義掃地以至於不可收拾其所從來非一日矣故愚以爲明之天下不亡於寇盜不亡於朋黨而亡於學術學術之壞所以釀成寇盜朋黨之禍也今之說者猶曰陽明與程朱同師孔孟同言仁義雖意見稍異然皆聖人之徒也何必力排而深拒之乎夫使其自外於孔孟自外於仁義則天下之人皆知其非又奚待吾之辨惟其似孔孟而非孔孟似仁義而非仁義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此其所以不容不辨耳或又曰陽明之流弊非陽明之過也學陽明之過耳程朱之學豈獨無流弊乎今之學程朱者未必皆如

敬軒敬齋月川之絲毫無疵也其流入於偏執固滯以至僨事者亦有矣則亦將歸罪程朱乎是又不然夫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學之弊末學之弊如源清而流濁也立教之弊如源濁而流亦濁也學程朱而偏執固滯是末學之弊也若夫陽明之所以爲教則其源先已病矣是豈可徒咎末學哉

學術辨中

陸隴其

陽明以禪之實而託於儒其流害固不可勝言矣然其所以爲禪者如之何曰明乎心性之辨則知禪矣知禪則知陽明矣今夫人之生也氣聚而成形而氣之精英又聚而爲心是心也神明不測變化無方要之亦氣也其中所具之理則性也故程子曰性卽理也邵子曰心者性之郭郭朱子曰靈處是心不是性是心也者性之所寓而非卽性也性也者寓於

心而非卽心也先儒辨之亦至明矣若夫禪者則以知覺爲性而以知覺之發動者爲心故彼之所謂性則吾之所謂心也彼之所謂心則吾之所謂性也其所以滅彝倫離仁義張皇詭怪而自矜其高深之外者皆由不知有性而以知覺當之耳何則旣以知覺爲性則其所欲保養而勿失者惟是而已一切人倫庶物之理皆足以爲我之障而惟恐其或累宜其盡舉而棄之也陽明言性無善無惡蓋亦指知覺爲性也其所謂良知所謂天理所謂至善莫非指此而已故其言曰佛氏本來面目卽我門所謂良知又曰良知卽天理又曰無善無惡乃所謂至善雖其縱橫變幻不可究詰而其大旨亦可睹矣充其說則人倫庶物固於我何有而特以束縛於聖人之教未敢肆然決裂也則又爲之說曰良知苟存自能酬

酢萬變非若禪家之遺棄事物也其爲說則然然學者苟無格物窮理之功而欲持此心之知覺以自試於萬變其所見爲是者果是而見爲非者果非乎又况其心本以爲人倫庶物初無與於我不得已而應之以不得已而應之心而處夫未嘗窮究之事其不至於顛倒錯謬者幾希其倡之者雖不敢自居於禪陰合而陽離其繼起者則直以禪自任不復有所忌憚此陽明之學所以爲禍於天下也涇陽景逸深懲其弊知夫知覺之非性而無善無惡不可以言性其所以排擊陽明者亦可謂得其本矣然其學也專以靜坐爲主則其所重仍在知覺雖云事物之理乃吾性所固有而亦當窮究然旣偏重於靜則窮之未必能盡其精微而不免於過不及是故以理爲外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陽明之學也以理爲內而

欲以心籠罩之者高顧之學也陽明之病在認心爲性高顧之病在惡動求靜我觀高子之論學也言一貫則以爲是入門之學言盡心則以爲盡心然後知性言格物則曰知本之謂物格與程朱之論往往齟齬而不合者無他蓋欲以靜坐爲主則凡先儒致知窮理存心養性之法不得不爲之變易夫靜坐之說雖程朱亦有之不過欲使學者動靜交養無頃刻之離耳非如高子困學記中所言必欲澄神默坐使呈露面目然後有以爲下手之地也由是觀之則高顧之學雖箴砭陽明多切中其病至於本源之地仍不能出其範圍豈非陽明之說浸淫於人心雖有大賢不免猶蹈其弊乎吾嘗推求其故天下學者所以樂趣於陽明而不可遏者有二一則爲其學者可以縱肆自適非若程朱之履繩蹈矩不可假借

也一則其學專以知覺爲主謂人身有生死而知覺無生死故其視天下一切皆幻而惟此爲真故不賢者既樂其縱肆而賢者又思求其無生死者此所以羣趨而不能舍嗚呼縱肆之不可易明也至於無生死之說則真禪家之妄耳學者取程朱陰陽屈伸往來之論潛心熟玩焉其理亦彰彰矣奈何不此之學而彼之是惑乎

學術辨下

陸隴其

自陽明之學興從其學者流蕩放佚固有之矣亦往往有大賢君子出於其間其功業足以潤澤生民其名節足以維持風俗今日陽明之學非正學也然則彼皆非歟若夫明之末季潰敗不振蓋氣運使然豈盡學術之故也明之衰可以咎陽明則宋之衰亦將咎程朱周之衰亦將咎孔孟乎是不

然周宋之衰孔孟程朱之道不行也明之衰陽明之道行也
自嘉隆以來秉國鈞作民牧者孰非浸淫於其教者乎始也
倡之於下繼也遂持之於上始也爲議論爲聲氣繼也遂爲
政事爲風俗禮法於是而弛名教於是而輕政刑於是而紊
僻邪詭異之行於是而生縱肆輕狂之習於是而成雖曰喪
亂之故不由於此吾不信也若其間大賢君子學問雖偏而
人品卓然者則又有故蓋天下有天資之病有學術之病有
天資僻而學術正者有學術僻而天資美者恆視其勝負之
數以爲其人之高下如柴之愚參之魯師之辟由之嘍卒爲
聖門高弟此以學術勝其天資者也如唐之顏魯公宋之富
鄭公趙清獻皆溺於神仙浮屠之說而志行端方功業顯赫
爲唐宋名臣此以天資勝其學術者也人見顏富諸公之志

行功業則以爲神仙浮屠之無損於人如此且以爲諸公之
得力於神仙浮屠如此是何異見氣盛之人冒風寒而不病
而謂不病之得力於風寒善飲之人多飲而惺然而謂惺然
之得力於多飲豈其然乎今自陽明之教盛行天下靡然從
之其天資純粹不勝其學術之僻流蕩忘返者不知凡幾矣
間有卓越之士雖從其學而脩身勵行不愧古人是非其學
之無弊也蓋其天資之美而學術不能盡蔽之亦如顏富諸
公學於神仙浮屠而其人其行則非神仙浮屠之可及也是
故不得因其學而棄其人亦豈可因其人而遂不敢議其學
哉且人但見顏富之品行卓犖而不知向使其不溺於異學
則其所成就豈特如此而已但見明季諸儒爲王氏之學者
亦有大賢君子出其間而不知向使其悉遵程朱遺法不談

國朝文錄 卷一
良知不言無善無惡不指心爲性不偏於靜坐不以一貫盡
心爲入門不以物格爲知本則其造詣亦豈僅如是而已耶
譬諸日月之蝕然不知其所虧之已多而但指其僅存之光
以爲蝕之無傷於光豈不誤乎嗚呼正學不明人才陷溺中
人以下旣汨沒而不出而大賢者亦不能自盡其才可勝歎
哉

經論

張烈

聖人之道載於五經爲儒而不學經非聖人之徒也高者崇
虛無卑者急功利馳騫詞章拘牽文字是四者皆足以耗竭
終身之智力而獨於所謂聖人之經者未嘗過而問焉且雖
涉獵其文而於所謂聖人之道者究未嘗有窺焉疑若聖人
之經無益於天下雖不必表章率由之亦自無損於爲治嗚
呼此至治所以難復而生民不得其所也夫經之爲言常也
其理爲萬世所不易循之則得違之則失小用之小治大用
之大治極後人之智巧終莫能有違焉此所以爲經也且自
羲農堯舜以來神聖迭起積之數千年而有易書詩禮春秋
天下之理遂盡於是卽欲更益一說而不可得此經之所以
止於五也易言剛柔而九五爲剛中正六五爲柔中正凡古

帝王所爲好學圖治勵精自強不邇不殖者剛之爲也徽柔
懿恭寬厚愷悌好賢愛民者柔之爲也敬畏虛己無矜斷偏
聽者皆中之爲守法度整紀綱脩明政刑者皆正之爲也治
天下之道大備於此矣古今稱聖帝哲王必曰唐虞三代而
唐虞三代之言語行事悉載於書其君兢兢業業敬德求善
不敢以逸豫爲心其臣陳戒納規爲上爲民不敢以阿順逢
迎爲事一德一心德化深厚唐太宗傲而行之未至於純猶
足致貞觀之治其餘中材之主罕由斯道求適於治也難矣
故書也者萬世君臣之模範也詩本性情歸諸禮義下自士
民謳吟可以考風俗知政治之得失上之燕饗贈答上下相
親稱頌天祖陳戒深切故讀二南則知脩身及家王道之本
末具矣讀七月則知衣食艱難而不忍迫蹙其民矣讀鹿鳴

諸什則知恭以禮下而不敢權使其臣矣讀公劉生民諸篇
則知祖宗締造樸質勤苦子孫弗敢奢逸矣讀訪落敬之諸
篇則知守成匪易問道親賢惟日不足矣其餘變風變雅政
乖倫斃則衰亂從之可考而鑒也周禮儀禮不盡宜於後世
二戴所記亦不皆純粹之旨顧其間見聖人經理天下規模
之闊大制防之縝密猶可師其意而用之至於冠婚喪祭事
事爲之節文足以示人倫之不可苟使知自別於禽獸故君
子治身非莊敬恭儉無以自立而推以治天下使萬事萬物
皆得其序無復曠悍乖爭豈然難制之氣固非禮無以致之
也春秋以褒貶寓賞罰示萬世爲治之準蓋天降下民知其
不能自敘倫紀而寄君師以惇典庸禮之責命有德討有罪
賞罰明而白黑辨邪說暴行不敢作而民始得以安其生此

天子之事而春秋之志也其本在於正己其要在於謹心術
而其歸至於與人同善天下爲公傳謂撥亂反正莫大乎春
秋者此也誠欲求治天下之道有一不具於五經之內者哉
欲更益一術其可得哉夫舍經以求治則刑名操切其民殘
而少恩權馭智取其民狡而誣上假仁義飾文具究且自背
其說而始終異軌是三者皆嘗有意求治其弊乃至於此又
况乎不知求治思莫在公其庸可冀乎故經之所戒叔世罔
不犯之經之所訓盛王罔不遵之舍經以求道舍道以求治
不可得也學者深通乎五經之道然後參觀史冊有以知得
失之歸而學而措之其亦不迷於治矣

人心道心論

張烈

心一也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別使其說出於後儒必以爲
支而鮮當矣蓋理欲二者均出於知覺之心將以心爲不善
耶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歷歷其難誣將以心爲善耶
而聲色臭味之欲利害攻取之情爲害於身爲害於天下者
如此其不可縱也善與惡無定名則爲原其端之所從發以
爲生而有身卽生而有性發於身爲嗜欲以其繫於人生也
而謂之人心發於性爲義理以其由乎正路也而謂之道心
卽一心而分兩途吉凶懸焉治亂判焉幾甚嚴而可畏效甚
著而不爽非聖人言之不如是深切而著明也其曰人心惟
危何也凡聲色臭味必欲得之於己利害攻取必欲取勝於
人以爲如是而後身可安心可悅也不知欲安其身適以危
之欲悅其心適以戚之也醉飽極而成疾聲色過而身羸內
之損德外之戕生向所爲快心適意者倏忽之間不可復識

而獨餘此疾苦惡弱與身相隨而不去是可哀也至於利害
攻取爲禍尤酷權寵極而族赤財賄盛而身焚知進而不知
退能強而不能弱百計以爭勝而力屈於所不畏陰謀以杜
患而禍發於所不防前轍方覆後車復隨驅而納諸罟獲陷
阱之中而莫之知避也又其甚者繁刑黷兵生靈塗炭戰國
之世坑卒常數十萬劉項之際雖水爲之不流當其忿怨勃
發於中人已相持於外塗滅天下生靈以身徇而不悔者孰
爲之乎此貪利之心爲之也嗚呼人心之險惡乃至此乎其
不謂之惟危乎夫既生而爲人卽無不有此人心百年之內
一息之間無非人心之所流注嗜欲之穢汚攻取之陰賊充
塞於中無有間息當此之際而尙有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
非者得以自達於其間嗚呼其亦微矣以其根於天命而不

容息故雖重陰固閉而善端直達莫可詰其由來此其精微
之體也然以其雜於人心而不易辨方發旋隱疑似展轉而
本念已不可復尋則微茫難見莫甚於斯此聖賢所以從事
於察識而擇之以惟精守之以惟一爲堯舜相傳治心之要
道也嗚呼以人心如彼其危而道心如此其微其孰能屈彼
以伸此求爲吉人求爲治世不亦難乎然而人心雖危邪終
不可以勝正道心雖微一正可以勝百邪故陷溺之甚者道
心雖有時而隱終無時而滅而力能自強者本心爲主則羣
邪退伏如白日出而魑魅消非有肆然爭衡之勢也此人皆
可使爲善而世皆可以復古亦在人之自強而已

何則誠善而無咎... 亦感於彼曰... 心雖自謂而... 不可心親五... 以辨此來... 誠也誠則... 誠察端而... 本念曰不可... 亦感於彼... 容息效... 固則而善... 直意莫... 請其由來... 其誠端

乾坤誠明之學論

李光地

乾虛而實坤實而虛何者天者清通而妙乎象故虛以其與
太極為一也故實地者堅厚而凝乎質故實以其承天而無
為也故虛在人則乾者心也坤者形也心者神明不測可謂
虛矣然具乎性之真則實形色皆天性也可謂實矣然涵乎
心之妙則虛虛實者誠明之學之源也誠明者合德而殊名
自其心之存存也其中有主故乾謂之存誠也其中無物故
坤謂之敬也自其事之有終也實心以體物故乾謂之立誠
也虛心以順理故坤謂之義也無形則恐其離乎物故言心
者主乎性而曰誠誠者實而無不周貫之謂也有質則恐其
滯乎物故言體者主於心而曰明明者虛而無所滯礙之稱
也

良爲不動心之學論

李光地

良者不動心之學也寂然不動而有以酬酢萬變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也始也外不制則無以養其中此良其趾所以无咎也既也天君不定則制外亦徒然此良其腓所以未快也孟子曰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是制之於外之說乎又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是先立乎其大者之說乎雖然知求之於心矣而又枯槁其心如告子之斷言語絕心行而謂其心不動之速是猶人之柴槁辟戾者不能俯仰屈伸而以爲尸居者也名曰定之而使明而實遏之而使熏其於苗也名曰助之而使長而實握之而使枯是雖不動而何足貴乎必也如六四之良其身然後視聽言動必復於禮孟子所謂養氣者也所謂配義與道者也必也如六五之良其輔然後理

達氣和其言乃雍孟子所謂知言者也所謂發政行事者也至於此然後可言敦良之道蓋積累以厚之涵養以熟之所存者仁義之心而非虛所握者動靜之機而非固其與曲學之言止者異矣苟不能厚其終而要其成則又所謂五穀不熟不如萑稗者也

原人

李光地

問人曰西銘備矣退之原人所謂語焉而不詳者與未達曰原人一則知三才之各有主而未知人之所以繼天地而參天地者也一則知人之宜兼愛乎人物而未知人之所以盡其性而盡人物之性者也此其語之而不詳也曰西銘之言人則備矣其終以存順沒甯何也曰人道於是乎至也周子圖說引死生之說以終篇亦此意也曰知死生之說如何曰

非苟知之而已存順沒甯然後可以言知矣或者疑曰既沒矣又孰從而知之哉曰夫子不云乎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原反者非特原反之於身而已萬事萬物莫不有始終焉推事物之何以始何以終何以有始而無終何以使終而無失其始何以方始而知終何以既終而無憾於其始此卽一行一事驗之所謂順且甯者昭然也所謂死生之說莫著於是也豈曰推陰陽期數如管輅郭璞之云乎又豈曰存順吾所知沒甯非吾所意乎是故一行之愜而覺夢安矣一事之適而尤悔去矣至哉朱子之以仁義言之也欲知人之何以生則仁是已仁存而後其生也順欲知人之何以死則義是已義盡而後其沒也甯推之萬事萬物其始也皆仁其終也皆義中庸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仁義之謂也原反

事物之終始則知吾身死生之說矣故又曰未知生焉知死

仁說

李光地

性生理也心生機也生理與生機合之謂仁孔子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然則人之爲人一仁焉盡矣大傳又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又曰人之有是四端何哉夫一歲而統言之則元氣而已分之則春秋也又分之則四時也一心而統言之則生理而已分之則仁義也又分之則四德也元氣無不貫故春統四時生理無不周故仁統四德天地之道始於北生於東盛於南成於西然則智在仁之先者也禮與義在人之後者也仁非智無由動故曰智在仁之先非節莫行也非宜莫止也故曰禮與義在仁之後是故君子之學始於窮理以求知者智也謹節而熟焉者禮也守禮而安焉

者義也此謂性之德此謂爲人之序也昔之言道者多矣其專於求仁者自孔門始顏子之博文曾子之格物子夏之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吾所謂窮理以求知者與顏子視聽言動之力曾子容貌辭氣顏色之貴吾所謂謹節而熟焉者與夫子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也會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吾所謂守禮而安焉者與仁合衆德而成名故德之成也則名之曰仁人求仁者必合衆德焉故智也禮也義也皆所以爲仁也故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又曰甚哉仁之難成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朱陸析疑

李光地

有宋中葉周邵程張皆以先覺之資任道統之重又幸而相

師相友講明其所未至其淵源所漸所以深造直達於聖人之蘊者必有非後人之所能窺者矣虞廷羣后鄒嶧諸哲以來於斯爲盛是以千餘年之蕪翳堙塞啟之闢之攘之剔之聖人之道灼乎其可見坦乎其可循嗚呼其功可謂偉哉南狩以後而朱子出焉祖孔孟宗周程正六經黜百氏躡中庸之堂而入其室雖聖人有作不能易也而在當時與象山陸氏其學終不能以相一後世隨聲之徒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始也安於性之所近繼遂執爲門戶之見而不可回嗚呼彼固不知朱子然亦何足以知陸氏哉夫陸氏之論躬行必先於明理其言窮理必深思力索以造於昭然而不可昧確然而不可移此固與朱子知行之學同歸而其心悟身安言論親切雖朱子亦且感動震矜而爲之左次然則朱陸之道豈

如一南一北之背而馳哉其始終大致之所以不合者陸氏之反約也速收功也近其教人之法則徑而多疎朱子之用也漸衛道也嚴其教人之法則周而無弊也夫破末俗之陋傳聖賢之心洗訓詁之訛發精微之意若是者固二子之所同心然惟其詘且陋也則必有以矯而正之爬梳剔抉究其枝葉以達於本根使夫精微之意聖賢之心學者有所望而至焉豈可謂是無益之業而不復措意於其間乎孔子聖人也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宏問官於邾子假年學易至於韋編三絕而不能休歎夏商之文獻不足足則吾將往而證焉仲尼亦何爲孳孳而事此無益之業哉所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而天之未喪斯文者蓋在乎此也經莫大乎周易莫大乎先天先天之學不傳久矣自堯夫發之而陸氏以爲非

作易之意無極之妙主靜之宗自濂溪啟之而陸氏以爲是老子之旨性之所以善心之所以仁主敬之要知行之方自程氏兄弟明之而陸氏以爲與孔孟之言不相似凡如此類皆可以見其講學之疎而其議論舉措之間猶未免於精神用事而氣不可掩不如朱子之粹然平中有以極其規矩準繩於無憾也揆厥所由陸氏蓋見世之支離沈溺而不能以自振故刊落擺脫直接乎孟氏之傳然愚竊觀孟子時所以發明人心而無述作者去聖未遠羣經大備故第啟管籥示關津以爲當世人心對病之藥而已自漢以來道喪文弊禮樂詩書掃地而盡異端邪說諸子百家紛紛藉藉相亂學者顛倒眩瞶於其中何由而見聖人之宗乎濂洛諸子扶持整頓者未幾或疑或信若明若昧又綿延而將絕是故朱子之

矻矻著述以終其身殆有所不得已也昔周之衰王道廢而舊章亂邪說繁而大義乖於是仲尼討論典墳述帝王之道正雅頌之篇除九邱黜八索脩明禮樂之遺文使萬世道術有所統一朱子之心孔子之心也若以六經爲註脚章句爲俗學豈獨足以病朱子又正以爲孔子病矣由此言之陸氏之學得無極高明而失之過反說約而弊則疎者乎是故陸氏之學吾儒之學也其閉道也猶謹其擇言也猶精非若明之中世儒墨老莊混爲一途始也師其意後也言其言靡然遂入於二氏而不可反者也雖然追原其弊則謂非陸氏爲之端不可蓋朱子之言曰今之以學自立者門戶衰塌惟陸子靜精神啟發其流禍未艾也嗚呼賢者之爲慮豈不遠哉竊觀自朱子而後幾四百年之間守其學者崇正經敦實履

循循乎其不畔逮乎中明士大夫自以其意爲學於是乎章句不足守文字不足求甚而典訓不足用義理不足窮經術文字議論行檢胥爲之一變而風聲大壞矣傳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又曰不知其形視其影生今之世有欲爲聖人之學者歟吾願謹而擇之其有世教之責者歟吾願審而思之

春王正月辨

李光地

春秋夏周正之事自朱子不能決雖然此四字者不明則全經不可得而讀也釋而不思置而不講可乎哉蓋程子之說曰建子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意謂三代不改時而改正周之正月冬也而孔子系之春以寓行夏之志云爾胡氏祖其說而又引商秦之書以謂月亦不改此則朱子疑而辨之矣愚竊思之則朱子所謂竝行者是也不獨十二月數爲周

夏並行蓋四時之序亦周夏並行也行周者以改正朔示革命故書時事頌列國則用之行夏者以殷天時存古制故作禮樂垂憲章則用之豳風一詩有一日二日矣是周正也有七月九月矣又夏正也小雅之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是夏正也孟子之書十一月成杞十二月成梁又周正也此其月數並行之徵也周官冬至圜邱夏至方邱是夏時也泰誓十三年春大會盟津又周時也此其時序並行之徵也金縢秋大熟未穫說者以謂是夏之秋然熟於酉戌者獨今南方稻田然耳若北地之黍稷則大熟未穫正在未申之月又何嫌其爲周之秋乎由此觀之則與大會盟津者又一證也蓋泰誓金縢所謂書時事者孔子春秋所書所謂頌列國者也用周制焉所以示革命而一正朔也周官祭祀所謂作

禮樂者也豳風農桑所謂垂憲章者也兼夏制焉所以存古法而殷天時也呂氏月令固非經比然所述者多周典也此又周人之禮樂憲章不改乎夏之一證也孔子作春秋以尊王而大一統故不獨月數不敢改乎周時序亦不敢改乎周也蓋自周先王之頌列國者則然而孔子從而因之若曰周不以建子爲春而孔子春之以寓吾行夏之志則不獨與尊王之意從周之語相悖且以建子爲春是變夏時自夫子始也又何志之寓乎然則孔子之書此也遂無意乎哉曰有之夫月王之月也則時亦王之時也今於月而系以王明乎王朔可得而改也於時而不系以王明乎天時不可得而移也王朔可得而改則從周之義可見天時不可得而移則行夏之志又可知以王正正天下此一經之名分所以定也以天

道正王道此一經之大義所以起也故孔子之言曰殷因於夏周因於殷及其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子思之贊孔子曰吾從周曰憲章文武又曰祖述堯舜考諸三王而不謬周子亦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然其志雖寓而事則不可亂其實其義雖明而詞則不可失其體其道雖為天下萬世之所折中而其分則為昭代臣子之所遵守故通此四字而全經始可得而讀也

名論

汪琬

人主之治天下者誠也而有術行乎其間誠者所以示人可信術者所以示人不可測惟其可信故能必人之樂從惟其不可測故能驅天下之士大夫奔走於中而莫之覺今夫爵祿金帛所以駕馭士大夫者也然而貴之以爵祿則天下有不慕爵祿之士富之以金帛則天下有不戀金帛之人如屠羊說申包胥魯仲連之屬是也使為吾臣而萬一類是數子者以爵祿寵之而不從以金帛私之而不聽則吾駕馭之具不幾窮乎蓋嘗思之士大夫之好名甚於其好富貴人主欲因其所好而用之於是不得已而始出於名之一途以警動其心而振作其志氣此豈徇名而遺實哉所謂術也然而世之詰責沽名者曰吾惡其矯激也不則曰吾疑其詐偽也夫

矯激詐僞誠不能保其必無然欲以此概天下之賢士大夫則過矣且夫爲善而不求名者上也顧名而不得不爲善者次也不知名之可好而肆然行不義者小人而已以人主之權果盡得不求名之士而任使之則何所慮焉然其勢既有所不能而又無以警動其心而振作其志氣將見其賢者必飄然遠去而不爲吾用其中材者亦將廢然自合於流俗而蒙垢忍辱以希旦夕之利則國家所得盡小人耳人主亦何樂於小人而與之共富貴哉名者實之所從出也士大夫好廉潔之名則必不敢貪汙矣好退讓之名則必不敢忿爭矣好犯顏死節之名則必不敢覦面以偷生矣人主苟惟名之是徇固不能無矯激詐僞之敝使姑勸之以名而徐課其實以神吾術於不可測則又何患焉吾嘗謂好名之士大夫不

惟可與圖治亦可以救敗漢末之亂使孔融荀彧尙在則曹操決不能亡漢唐末之亂使裴樞獨孤損之徒尙在則朱全忠決不能篡唐惟其有小人者陰陽猜忌其間悉羅織而貶且殺之故漢唐遂從而亡嗟夫士大夫之氣猶鋒刃也礪之則易以銳而挫之則易以折如其無術焉爲之駕馭而又以沽名挫之此國家所以敗亂相屬也

復讎議

王琬

河南巡按御史覆奏部民張潮兒手格殺其族兄生員三春罪當死 詔法司核議而潮兒口供中嘗言其母先爲三春所殺於是該司員外郎汪琬以爲當下御史再審故議之議

復讎之議載於周官禮記春秋見於陳子昂韓愈柳宗元王

安石之文者詳矣吾不敢復勦其辭惟以國家之律明之律曰若祖父母父母被殺而子孫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注以爲不告官者又曰其卽時殺死者勿論注以爲少遲卽以擅殺論由此觀之凡有祖父母父母之讎雖積至於久遠而後報皆得謂之遲皆可援擅殺以斷者也顧獨不許潮兒之復母讎得母太苛矣乎一命一抵此刑部現行則例也人旣殺潮兒之母而必欲潮兒母子徇兩命以當之其失律意明矣今議者曰潮兒未嘗告官則口供恐不可信夫當潮兒具招之日有司曾不之詰及其申解之日御史曾不之駁彼口供之真僞法司亦安從知之哉且吾非欲遂釋潮兒之死也僅下御史再審而已萬一再審之後而其情可原其罪可雪吾將援此擅殺之條以求爲國家活一孝子則法司之所全

不更多耶議者曰潮兒旣欲復讎何不卽時殺之此大不然吾嘗見被禍之家穉子寡女門戶單弱者有矣其上或壓於勢力其次或格於賄財苟有復讎之心不得不乘間伺便以圖之苟無其隙雖積至於久遠而推原律意皆得寬之爲遲又何間於數年內外哉律曰罪人本犯應死而擅殺者杖一百今以三春之徼戾敢於殺其族母是亦應死無疑矣此時設有旁觀者若張氏之親屬能代潮兒誅之罪亦止於杖一百而已况爲潮兒者乎使果能復其母讎而又不以減死論不可謂法之平也議者又曰奈經屢赦何夫復讎不可以赦言也赦者國家所以矜全有罪而非孝子慈孫不忍其親者之所欲也今必以此罪潮兒不幾與於行兇之甚哉故吾謂斷是獄者但當窮其口供所從來不當問赦前與赦後也吾

又嘗求赦文觀之惟誤殺者赦他若謀殺故殺皆不赦吾不知三春所犯為合誤殺律乎為合謀殺故殺律乎果當赦乎抑不當赦乎皆非法司所得而懸斷也洵如吾說使得下御史再審不過煩本部之題請與有司之追勘耳此其事易若反掌而所全實多若憚題請追勘之勞而甘自處於失入為法吏者夫亦勿之思矣

復讎或問

汪琬

或問據律殺人者死而顧許人子之復讎何也答曰諸凡國法所不及加與有司所不得而執者不許其復讎則無以禁亂除暴也然則為人子而不復讎其亦有辜與曰此則惡逆之甚者也律文雖無義例然吾於經見之矣春秋君弑而賊不討則以為無君故書曰趙盾弑其君君父之讎一也不討

弑君之賊謂之弑不討殺父之賊不得謂之弑乎問者曰律之論殺人也或為誤殺或為謀殺或為威逼殺其法輕重不倫安得一概復之與答曰律文有四殺者聖人原情定辜以示不忍用刑之意所謂甯失不經是也若人子則何暇論此儻以為謀故則當復威逼誤殺不當復此豈律文所有乎聖人之制律也仁之至義之盡者也然不為人分别是條者恐傷孝子之心而導人為不善故也今世俗於律文所得行者舉皆棄而不肯行而吾子又從律例之外曲為之說以寬其惡逆不幾大悖聖人之教乎哉且彼之不肯復讎者非盡忘其讎也內顧其身外牽於妻子不得已而靦顏隱忍以至此也嗟乎身與父孰重妻子與父孰親情有不能兩遂勢有不能兩全雖忘其身舍其妻子可也今夫禽獸猶有愛其父

者行路之人聞人無故受禍猶有咨嗟太息憤懣而不平者
 若身親其子而漠然不顧又因之以爲利是殆禽獸之不如
 而以行路視其父也吾故曰惡逆之甚者也然則孤寡羸弱
 有必不能復父讎者奈何曰此固宗族昆弟之所得助也子
 夏問於孔子曰居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仕弗與其國居從父
 母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此
 正與律文相合律文所謂舉人本犯應死而擅殺者是也然
 而宗族昆弟皆聽命於主人者也主人欲復讎則皆得起而
 助之如無其心雖有勇敢好義者亦止於拊胷搯擊而無如
 之何也問者又曰古人分仕諸侯之國故有朋友及從父兄
 弟之讎在齊則去而之魯在齊魯去而之秦之楚之晉之衛
 後世立一朝事一君將安所去諸答曰有不幸而直此者出

則不與同官處則不與同州里終身不相見可也此亦經之
 遺意也

改過說

汪琬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有奇有偶其用則爲剛爲柔剛柔互居
 其位而後吉亨利无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教人趨避之
 道至矣而又於頤卦之後系以大過其在頤曰山下有雷頤
 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聖人以爲言語飲食特細故耳及其
 不慎不節則必爲過之大者故以大過繼之孔子爲易繫辭
 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
 知而不行此卽改過之道也吾謂善改過者始乎悔而成乎
 勇晝之所爲夜而思焉少盛之所爲壯老而思焉舉凡言語
 之不慎飲食之不節以失其身取怨尤於人者不可謂不多

矣自非剛愎之士思之豈有不悔者哉然悔之未幾而因循掩護之念復作不曰姑俟諸異日必曰此不足以累我及其甚也至於敗名裂檢而不顧豈有他哉患在於不勇耳吾嘗譬之此其勢若江河然當其將潰也不過一簣之士數尺之隄足以維持而控禦之釋此不爲則將汜濫四出而無所底止天下之人嘗忽之未潰之時而欲救之無可如何之後孰知勢之所至固有一敗而不可復返者也過之不改何以異是吾故曰必乘其悔而以勇承之其斯爲善改過者矣

駁曾子固公族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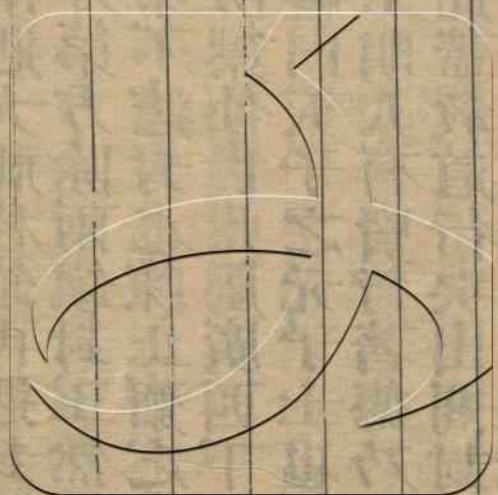
徐乾學

曾鞏作公族議謂服盡而戚單者所以節人之常情而爲大宗小宗之數不可以論帝者之功德而爲廣親親之法其言非不考據經傳也然而泥於古矣古之封建井田相爲表裏制祿以養君子分田以養小人則天下之大天下之人之衆皆有天下者爲之謀其衣食使獲其所非直同姓之親也封建井田俱廢而天下之人皆自謀其衣食矣顧使同姓無服之親坐而衣租食稅可以謂之至公平乎故祖宗親盡則祧子孫服盡戚單祖遷於上宗變於下祖免而外親屬竭矣其入官之塗謀生之事同於庶姓或勞心或勞力亦情理之常不爲少恩也以天下之地養天下之人而加恩於異姓不可謂之私以天下之人終歲勤動輸其租稅奉一天子而加恩於

同姓至於祖免以外而不爲之節限百世之久天潢玉牒之
繁使皆仰給縣官論財則不可爲繼而勞費億兆之人以奉
其私親論理則不得其平非聖人無所利於天下之心也且
古聖人之於民也既有以養之必有以教之其材旣成而後
官之然猶必先任之以事而後命之以爵也記曰天子之元
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自周親以至祖免之親無問賢不
肖予官有差已非古矣况祖免以外之親乎夫子孫之計人
所同也諸爲王公者人懷子孫仰給縣官之意則驕奢淫佚
無復以餘財貽其子孫人可不由學問而得官則膏粱之性
能自刻厲者亦鮮矣如輦之言則是以姑息之愛愛之而非
爲之計長久安全之道也載攷馬端臨之言曰宋制皇子之
爲王者封爵僅止其身子孫無問嫡庶不過承蔭入仕爲環

衛官廉車節鉞以序而遷如庶姓貴官蔭子入仕之例必須
歷任年深德齒稍尊方特封以王爵而其祖父所授則不襲
也又曰案蔡元道祖宗官制舊典稱皇子生周晬命名初除
美軍節度使兩遇大祀移鎮再遇封國公出閣拜使相封郡
王納夫人建外第方除兩鎮封王然則皇子雖所必王然其
遷轉亦有次第不遽封也陳止齋之言曰乾德二年以皇子
德昭爲貴州防禦使貴州屬廣西下州防禦使從五品耳皇
子始命以此禮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儲
君副主猶云士明人有賢行著德乃得貴也先王於家人不
憚自貶損如此蓋教道行矣出閣封王後世之夸心藝祖起
百世之後獨追古意自王禮殺而爲防禦使非聖人能之乎
由二子之所述觀之宋祖制之善如此不特熙甯之詔爲然

而曾鞏之見爲不若馬氏陳氏矣



國朝文錄卷之二

論辨類二

交際論

韓 茨

先王以人情爲田而修禮以耕之禮貴施報尙往來緣人情
 之同然而爲之制使無過不及於是驩然交暢而各愜其情
 詩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又曰匪報也永以爲好也夫
 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焉記有弓劍苞苴筭筭問人
 者苞苴後世以爲厲禁而以禮許之果苞苴也無害也古人
 臣無境外交而僑札乃相贈以紵綯韓宣子於鄭七穆各獻
 馬而賦我將見於傳記者不勝書也此皆所謂交際也而至
 於辭受取與之大閑則辨之精矣一介不與千駟不受惟義
 之從安有貨取之君子哉後乃禁其小者而忽其大者余嘗

考儀禮凡後之所禁皆禮之所不禁冠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士相見禮摯用雉下大夫鴈上大夫羔則同僚有摯矣士見於大夫有摯若嘗爲臣者有摯則屬吏有摯矣聘禮宰書幣夕陳幣厥明釋幣則封疆往來有幣矣若過邦假道束帛則鄰近州縣有幣矣賓有私覲又有私獻則使臣有私矣覲禮天子郊勞侯氏用束帛乘馬儻使者則以覲來者於天子之臣有幣矣此皆後世之際不敢言者而先王明著之於經誠以人情之往來不可廢固與辭受取與之大者不可同語也自禮教不明乃峻爲之防毛舉此古禮以當貪名而暮夜之金無慮巨萬不啻禦人於國門之外者而爭相賂遺不止甚且以金珠爲脯醢契券爲詩文蹤跡詭密而卽有欲言者亦莫得其實於是財專有所歸而親戚朋友之誼闕伐木角弓之禮盡亡而北門之大夫作矣故交際之禮廢不足以禁貪人而適足以窮君子也

知恥論

韓 菴

有君子其人而小人其行者矣有小人其人而可以至於君子其行者矣君子陷溺其本心可無所不爲小人提撕其本心可有所不爲本心者何恥是也恥固同然之心露於孩提亦時存於乞者而多消亡於士大夫知不知之間諂笑而身病未同之言而色赧諱播間之往來以欺其妻妾揜閒居之不善而畏見肺腑此猶知恥者也諂笑而忘其勞囁嚅而色自得苟有飲食饜足之事妻妾亦從而奉之而一見君子則匿怨逞毒必使之無所容而一空其類斯則懵然不知恥之何物而人心風俗之禍亟矣夫隄防一壞習染日汙人才必

不出也此所謂當務之急也何以急之一在上一在下在上者曰絕倖門國家之用人立政悉出於至公雖有覬覦將自息心惟其有私焉徑竇可尋而氣類易入夫人情苟所求之物當前不待招之而無不至故日中之市滿而暮夜之人進矣或爲己以固寵或爲人以搜財阿諛趨承之狀有不堪道者而出則驕語於人以復引致其類於是權非一門而利非一孔道路之人屬耳目焉而不顧也是在遜簡言路公正之臣密察其往來訪舉其實在而嚴以懲之庶乎其或可止也雖然尤必自貴近始所謂自治治人之道也在下者曰崇清議夫清議何自而名也王制移郊移遂不齒於鄉此卽清議之始也周禮大夫之致事者爲鄉先生而鄉老領之三公其鄉大夫民自興舉而出使長之今盍倣其制而師儒之官其

雜進與衰庸者悉聽換職大吏興舉其德望堪爲鄉大夫者與鄉先生相參而教於鄉其政專於讀書立行而譏誚訓誨其不率者重則勿使應舉學使者至亦兼考其文行而進退之如是則目不見異物耳不聞異言大閑不敢踰細行不敢不謹而不肖者自恥於無所容矣蓋嘗觀東漢風俗最近古而清談壞之然魏晉間九品中正之設凡被糾彈犯清議者皆禁錮夫清談者流皆賢知之過其恥心未亡而後世無尊卑長幼胥恬然於無恥之中何以云救其在鄉大夫乎賢父兄乎

崇讓論

韓 棻

行一物而衆善皆得者其惟讓乎讓德之基也禮之端也亦卽禮之實也孟子以無辭讓之心爲非人然而赤子之時間

有而汨於利欲誘於習俗此心至於迷溺漸滅而不自知豈特不能充而已古有能讓千乘之國而不能不見色於簞食豆羹者忽其所輕也輒近世直視簞食豆羹皆千乘耳豈待千乘哉且夫千乘固吾所應有所以云讓若夫本非吾所必當有去之不顧乃其當然惟妄據以爲己有遂不甘於讓而乃傲傲焉與人爭嗟夫爭之途一開而五倫蓋多故矣而仕路爲尤甚故見於朋友間者爲多詩曰人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不讓求得也何云亡也窮求之心逞伎之毒巧中敵我者以不及防因以得吾志而不知他人亦將挾吾之術以伺其後也蟬得美蔭以忘其身螳螂方欲搏之異鵲又從而利之類相召也甯有既乎終亦必亡而已矣卽間有固寵以自存而位愈高則望愈減任愈重則補愈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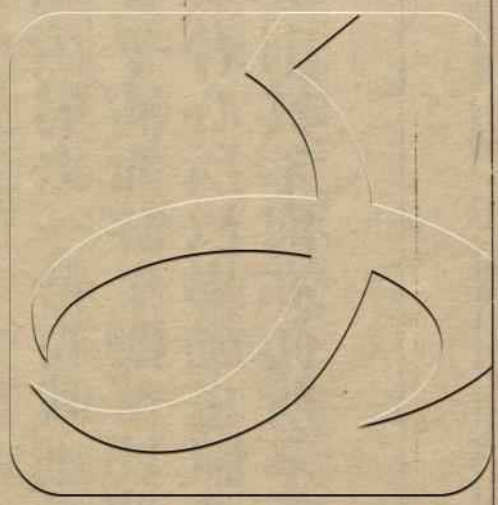
君子不以沒身爲幸而以後世爲憂奈何湛濁水而迷清淵也斯其故在祇知有己不知有人尤在祇知有官不知有己夫不知有己莫如反己士莫重乎有己也己而受官當實盡乎其在官者古人所以貴致身也如其不能或量力或知幾三揖一辭吾去官而已故在矣蓋委吏乘田亦有不吝輕處者而又何競焉徒知有己莫如平情人者己之推也我必欲勝人亦將勝我且夫君子欲然常若不足卽薄技微長亦事事有不如人之恐而敢必加乎其上哉反己忠之屬也平情恕之屬也故欲正士大夫之心自能讓始欲興士大夫之讓自忠恕始

清和論

韓 葵

清之名始伯夷尙矣予嘗論之讓孤竹之國乃其清耳西山

之餓固別有謂也然夫子稱其不念舊惡則豈如東漢黨人之嫉邪太甚哉柳下惠之和至浮沈袒裼裸程之側亦幾浼矣然孟子稱其不以三公易其介豈如魏晉諸賢清談之傷而不剛哉故專尚之君子不由而聖賢必交稱夷之通惠之介俾學之者之決擇而無偏也後世和易而清難於是清名獨高其實百不得一二也則能之誠可以救世然予嘗觀晉胡質以將軍假節都督家無餘財不以其節檢物善矣然以督將受其子匹絹至杖百除名母乃亦恐人不知乎吳孟宗爲鹽池司馬時母在營以魚鮓寄母不受夫一鮓亦何害焉徐景山當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尚清素於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景山不改其常後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景山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是世人無常而獨有常也若景山者誠可謂賢矣詩言清風注家以爲清微長養之風則和風也若烈烈而發發萬物畏之矣女子守身不二固其當然然持其潔然之身以爲莫予毒而少有不合勃谿詬誶家何賴焉故夫清者當自省如第五倫之體勘常在一私爲名則私矣又如謝顯道之點檢勇去一矜有我則矜矣夫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吾其螭耶夫惟清者之嘗游乎濁也名心與矜心所以易動也雖然此清者賢知之過耳若和之防一失則其不肖亦何所不至哉



論宋免役之法

翁叔元

天下法之不便民者皆其始之所為至便者也議者不深思夫不便之故遽從而變之變之未已而又從而復之復之而不便者如故吾見法之擾天下者無已時也蓋先王之所為利者即後世之所為弊後世之所為弊者後之人又將以為利迨至變無可變復無可復尤而效之弊又甚焉而民之困始不可言矣王安石以新法亂天下司馬光將盡改之獨免役一法蘇軾爭之軾非安石之黨也其言公矣雖然光之所執固非而軾之言亦未為知本者請試辨之古之善治國者計口授田量田定賦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至唐初定租庸調法庸者即古所謂力役之征也不徵其力而徵其絹則免役之法夫既已行之唐高祖之世矣迨楊炎作兩稅始盡去

租庸調之名而悉取之名雖未嘗役民而實深於役民者後世踵而行之則謂兩稅中未嘗役民也而差役之法起矣差役之害使民常在官而不得專力於農於是免役之法又起矣然則起差役免役之害者楊炎也蘇軾之論知差役之厲民而已亦知夫免役之法已盡取之兩稅中乎誠以兩稅之所入分其餘以助役何役之不供而租庸調之法可以盡復免役差役之害可以盡除豈非萬世之利哉乃既役民於兩稅之中復役民於兩稅之外又使之出錢以免之利聚於上力竭於下如是之謂便民愚未知其可也雖然此猶其未甚者也免役興則差役罷無兩存之害也至其後而兩存之矣有大征伐則役之有大興作則役之道路往來之煩行者齎居者送則又役之丁畝之雜徭則斂之有司之加徵則斂之胥吏之因緣爲奸豪民之盈縮其額則又斂之是使天下無人之不役而無役之不斂以至於轉徙流亡而無告者求如熙豐之時而不可得矣然則役民於兩稅之中者唐季之弊也役民於兩稅之外者唐以後之弊也斂民於兩稅之外者宋熙豐之弊也亦役民亦斂民並徵之兩稅之外者宋以後之弊也嗚呼三代以下租庸調其庶幾乎

肉刑論

翁叔元

治因乎時者也謂聖人之法不當變則三代之天下猶唐虞可也秦漢之天下猶三代可也然唐虞之不得不爲三代三代之不得不爲秦漢其時異故其勢殊也時異勢殊則唐虞之法有不可行於三代三代之法有不可行於秦漢者固非止一肉刑而已卽以肉刑論之或謂盛治之世其政簡其民

淳其風俗尙樸故刑可以設而不用若夫當大亂之後天下蕩然不知有法非以重刑佐之則天下不治是肉刑可廢於盛世而不可廢於末世也又甚者謂肉刑之法聖人作之萬世守之由其法則治不由其法則亂是合唐虞三代以至於今俱不可廢也解之者曰聖人以恤民爲心其宅服流居不得已而用之者則有之矣至於肉刑則設而不用書之言象以典刑猶曰垂象以示人非果於用肉刑也而其實不然漢之時非唐虞之時非三代之時而當秦大亂之後之時也秦之世壞先王之井田廢先王之封建滅先王之禮樂凡聖人之所以厲世磨鈍化導天下之具無所不廢而惟肉刑獨存彼固欲犖然獨行恣睢之心以肆毒天下而肉刑適以濟之民之被其毒者深矣漢興沿而未改至文帝始詔除之厥後

宣帝之世其臣路溫舒猶爲上言秦有十失其一尙存獄吏是也由此觀之使文帝不除肉刑則後之爲嚴刑峻法以濟其酷者又不知如何矣故文帝之除也鑒秦弊也鑒秦弊而必除之者以世非唐虞三代之時而大亂之時也唐虞三代有井田以養民有封建以治民有禮樂以維風俗民之犯法者寡矣如是而有不率教者然後從而刑之是刑者所以助井田封建禮樂之不逮也漢之世井田封建旣不可復禮樂亦謙讓未遑今將舍治之本而獨立其所助曰吾其壞井田廢封建滅禮樂而獨任肉刑以治天下嗚呼人非始皇吾固知其不出於此也况孝文之賢哉

曹子臧讓國論

翁叔元

千古之不當讓而讓者其惟子臧乎讓美德也可以愧天下

之爭奪無厭者何言乎不當讓也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此骨肉之異變也於子臧有不反兵之讎則必正其罪以誅之以泄兄弟之忿以快先公之心其不當讓者一負芻之罪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者子臧屬在兄弟不能大義滅親反避之以濟其篡其不當讓者二處國家之變則社稷爲重君爲輕子臧爲國人所向諸侯又將見於王而立之誠以此時從人望而自立以無廢先君之祀國有長君非社稷之福乎其不當讓者三不當讓而讓是棄骨肉之仇也是避位以養亂而失討賊之宜也是有可爲之時有得爲之勢而棄之以明高也棄骨肉之仇則不仁避位以養亂而失討賊之宜則不義有可爲之時得爲之勢而棄之以明高則不智此三惡者君子弗道也若夫讓之善一而已求一善之名而蒙三

惡之實天下知其不可也或曰子臧非求名者其言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是子臧之所守者節也余曰不然辭受取予所謂節也聖人通變無方故可以辭爲受以受爲辭以取爲予以予爲取下此則必當辭而辭當受而受當取而取當予而予此所謂賢人之守節也今子臧當受而不受當取而不取則已昧乎辭受取予之節矣謂之小人之硜硜則可謂之賢人之守節可乎今有爲父者貽其子以重器盜從而竊焉一子追而奪之一子袖手旁觀而不之問然則追奪者爲孝乎袖手者爲孝乎是故秦伯夷齊之讓全天倫者也子臧之讓賊天倫者也表而出之以爲世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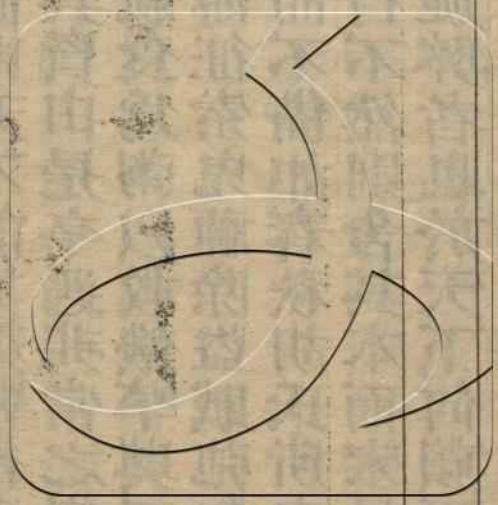
救災議

翁叔元

自古言救荒者必曰備之於未荒之前言備荒者必曰積畜
多而備先具斂散之以平糶也自李悝也因穀貴賤而上下
其價以利民也自耿壽昌也義倉之儲也自長孫平也豐則
貴糶歉則賤糶應民之急無失時也自劉晏也以米貸民而
不責其償也自周世宗也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擇官私
廬舍散處其民也自富弼也前民之未飢爲書問所屬按事
而爲之備也自趙抃也社倉之立也自朱熹也出爵募民振
貸也自宋孝宗也其爲法不一要之補救於一時則皆可
功規效於萬全則俱非本計何也天下之荒有三大患而天
災不與焉一曰水利之不修也古者稻人所掌以潴蓄水以
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爲蓄爲止
爲舍使水有所積所以備旱也爲蕩爲均爲瀉使水有所歸

所以備潦也自秦以後溝洫盡廢旱則無所積潦則無所歸
因循既久不知疏濬之宜決塞之道卒遇水旱而上與下皆
無所措手足矣愚請於東南地之卑下者凡濱大河則築大
隄小河則築小隄以爲之防西北地之平衍者則隨其地勢
各爲大渠以達於河又隨其地勢各爲小渠以達於大渠其
間或東南而有宜於穿渠者或西北而有宜於築隄者因勢
利導勿膠於一取其足以備蓄泄禦天災雖公私交有所費
而視每歲振貸之資與民間流離死亡之患其利害相什伯
矣一曰耗斂之多門也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而重賦厚斂大
兵大役以遠長吏之掎克胥隸之因緣爲奸耗之於上者不
一而足也風俗侈靡制用無節一切飲食服御婚姻死喪埋
葬祭祀賓客燕會之事競爲無度以飾觀美耗之於下者不

一而足也有此兩耗卽歲盡大有人盡四鬴猶苦不給今東南之民賣廬舍鬻子孫流亡轉徙駢死於敲朴之間者不待水旱也况又水旱之時告乎故以今日而言足民非薄賦斂省徭役禁掊克明制度教節儉雖堯舜在上吾知其無能爲也一曰積貯之末充也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至三十年之久則恒餘十年之食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古之所謂餘者餘於民也今之所謂餘者餘於國也然餘於國而能出以利民濟一時之急猶之餘於民也至餘於帑藏則直謂之無餘而已矣且夫餘也者節之餘也非多取之餘也爲國者必計一歲之所出其爲賚予有幾其爲膳服有幾其爲冗兵之糜餉有幾其爲宮室苑囿興作之可已者有幾使一歲之所節常得什之三則三年而餘一年之食矣以其餘者貯之有司凡遇饑饉出以振之則民得以仰食縣官而無不給之患亦何至入粟賣爵混亂名器苟且於一時之計如昔人之所譏者乎故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夫水利修則天不能災耗數省則民不憂寡乏積貯充則振恤之有其資由是卒遇非常之變發廩以振乏移粟以通用徙民以就食爲粥以救饑卒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修殺禮物而不備如春秋胡氏所引救災之政皆可相其緩急以時舉行不然則舍其本而末是圖皆三代以下權宜之術旋利而旋弊者也於天下何賴焉



權實

唐 甄

天下奚治令行則治天下奚不治令不行則不治令不行者
 文牘榜諭充塞衢宇民若罔聞吏委如遺民吏相匿交免以
 文格而不達舉而易廢始非不厲實也既則怠久則忘本政
 之地亦且自廢而自掩之是以百職不修庶事不舉奸倣日
 盛禁例日繁細事糾紛要政委棄譬之樹木傍蘖叢膠而枝
 幹枯朽矣當是之時皆謂在位無賢也行政不善也良策無
 出也是猶牽車者但求厚載而不顧轂之利轉也若如今之
 致行者雖官皆聖哲政皆盡善使閔天散宜生之屬議為憲
 命周公裁之召奭貳之史佚文之布於天下亦不能少有補
 救也會稽之東有石氏者其季女病痞迎良醫治之久而不
 除謝醫使去其父思之以為是良醫也奈何療之而病不除

他日竊窺之見其舉藥不飲而覆於牀下也乃復迎醫進以前藥三飲之而疾已夫國有善政而德澤不加於民者政雖善未常入民也猶石季之飲藥也十口之家主人雖賢然令不行於子則博奕敗趨令不行於僕則析汲不勤令不行於妾則壺餐不治令不行於童子則庭糞不除此爲家其家必索况天下之大乎駿馬病蹙不如駕馬之疾馳勇士折肱不如女子之力舉是以聖人貴能行也昔者唐子之治長子也其民貧終歲而賦不盡入璩里之民五月畢納利蠶也乃徧詢於衆曰吾欲使民皆桑可乎皆曰他方之土不宜桑若宜之民皆樹桑毋俟今日矣遂已他日游於北境見桑焉乃使民皆樹桑衆又曰昔者阿巡撫令樹榆於道鞭笞而不成今必不能不聽違衆行之吏請條法示於四境唐子笑曰文

示之不信於民也久矣乃擇老者八人告於民五日而徧身往告於民二旬而徧再出遇婦人於道使人問之曰汝知知縣之出也奚爲乎曰以樹桑問於老者老者知之問於少者少者知之問於孺子孺子知之三百五十聚之男女無不知之者三出入其廬慰其婦撫其兒語以璩里之富於桑不可失也一室言之百室聞之三百五十聚之男女無不欲之者唐子曰可矣乃使璩民爲諸鄉帥而徧分種焉曰省於鄉察其勤怠督賦聽訟因之不行一概不撻一人治雖未竟也乃三旬而得樹桑八十萬長子小縣也樹植易事也必去文而致其情身勞而信於衆乃能有成夫多文藏奸拂情易犯不親難喻無信莫從所從來久矣是以治道貴致其實也羣臣奏入下於有司公卿集議復奏行之其所行者著爲故事因

時增易百職準以決事自漢以來皆然舍是無以爲政然有治不治者以實則治以文則不治若徒以文也譬之優偶之戲衣冠言貌陳事辦理無不合度而豈其實哉以娛人之觀聽也君有詔旨臣有陳奏官有文書市有榜諭此文也此藉以通言語備遺忘耳筭足恃乎君臣相親朝夕無間飲食作坐同之如匠之於器日夜操作則手與器相習而無不如意主臣一心夜思蚤謀無謀不行無行不達三月必達終歲必效三年必成五年必治十年必富此實也苟無其實則謹守成法者敗治之公卿也明習律令者敗治之有司也工於文詞嫻於言貌者敗治之侍臣也三者非不美也而專尙焉則表暴曰厚忠信曰薄察於內外稱職常多核其行事無過可舉問其治功則無一事之善成無一民之得所上下相蒙以

成苟免之風雖有志之士亦將靡然而不得自盡其情此治化之所以不行也雖然行難矣近與遠異風少與衆異勢門庭之內常不盡見伯仲之間亦有異心况天下之大乎海內之地爲府百六十二爲州二百二十爲縣千一百六十必官其地治其事者皆如長子之樹桑而後天下乃治是不亦難乎權者聖人之所藉以妙其用者也今夫與一人期至者十人與三人期畢至者十五與九人十人期畢至者十一何則權不在也大將居中提兵十萬副參遊守都總以及隊百什伍之長轉相貫屬如驅羣羊齋生赴死不敢先後何則權在也乘權之利如軸轉輪乘權之捷如響應聲乘權而不能行恥莫甚焉官有萬職君惟一身賢君之用官如大將之用衆以一用十以十用百以百用千以千用萬是則君之用者有

萬而憑之者惟十約而易操近而能燭夫尊卑次屬職之恆也而奚有異蓋不善用之則萬職之利轉而奉之於十善用之則十職之修轉而布之於萬十職能修澤及海內其功大功大者賞厚十職不正毒及海內其罪大者刑重此舜所以誅四凶也夫雨露至溼也不能入陶穴而滋生泉流至澤也不能越隄防而灌溉何則有隔之者也是故善爲政者刑先於貴後於賤重於貴輕於賤密於貴疎於賤決於貴假於賤則刑約而能威反是則貴必市賤賤必附貴是刑者交相爲利之物也法安得行民安得被其澤乎恩義之大莫如君臣親臣爲腹心政臣爲股肱疆臣爲拇指庶臣爲毛髮戎臣爲衣履是以人君之待其臣安富同樂疾病同戚厚之至也聲色不和貧勞不恤猶爲亢而少恩况加以刑罰乎此

以待良臣也若夫專利蔽主徇私黨邪是民之讎國之賊也若之何不刑愛德爲祥愛殺人之人斯爲愛乎忍德爲凶忍於殺人之人斯爲忍乎刑不可爲治也而亦有時乎爲之者以刑狐鼠之官以刑豺狼之官而重以刑匿狐鼠養豺狼之官國有常刑有變刑常刑者律刑也有司議之人主不敢私變刑者雷霆之威也英主神之羣臣不得與常刑以齊小民變刑以治元惡元惡之臣多援要譽其罪難見察之而不得其罪質之而不得其罪速之獄而不得其罪非雷霆之用何以治之德外無治不言德而言刑者猶醫之治寒疾也不卻穀而飲藥其人必危疾愈卻藥而反穀也不遠矣

尚樸

唐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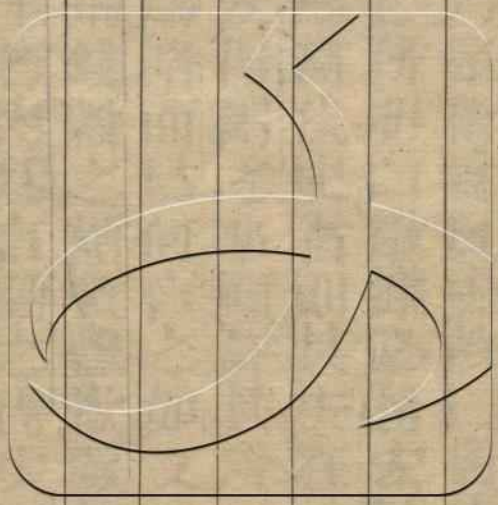
孫子問於唐子曰聖人之於天下何由而治乎唐子曰毋立

教者毋設率形使民日由善而不知孫子曰請聞其要唐子曰其尚樸乎樸者天地之始氣在物為萌在時為春在人為嬰孩在國為將興之候奢者天地之中氣在物為茂在時為秋在人為老多慾在國為將亡之候聖人執風之機以化天下其道在去奢而守樸家無塗飾之具民鮮焜耀之望尚素棄文反薄歸厚不令而行不賞而勸不刑而革矣孫子曰民既苦於禮義不可強而從則民之趨於奢也亦如水之下壑也何以能逆而反之乎曰請徵諸故跡昔者秦奢而漢樸及其治也世多長者之行隋奢而唐樸及其治也錦繡無所用之夫二代之君未聞堯舜之道也與其將相起於微賤鑑亡國之弊以田舍處天下人之化之則若此豈惟君天下者哉卿大夫亦有之荆人炫服有為太僕者好墨布鄉人皆效之

帛不入境染工遠徙荆之尚墨布也則太僕為之也豈惟卿大夫哉匹夫亦有之陳友諒之父好衣褐破斬不殺衣褐者有洛之賈在靳以褐得免歸而終身衣褐鄉人皆效之帛不入境染工遠徙洛之尚褐也則賈為之也穀帛衣之貴者也布褐衣之賤者也貴貴賤賤人之情也有望人焉反之能使一鄉之人貴其所賤而賤其所貴蓋風之移人若斯之神也洛賈且然况太僕哉况萬乘之君哉孫子曰敢問行之方曰先貴人去敗類可以行矣先貴若何曰捐珠玉焚貂錦寡嬪御遠優倭卑宮室廢苑囿捐羞品卻異獻君既能儉矣次及帝后之族次及大臣次及百職莫敢不率貴人者萬民之望也貴之所尚賤之所慕也貴尚而賤不慕世未有也去敗類若何曰吾嘗牧羊於沃洲之山羊多病死有教之曰一羊

病則羣羊皆敗子必謹視之擇其病者而去之不然且將盡
子之羣從其言而羊乃日蕃治天下亦然好名者無才而人
稱其才無德而人稱其德使人巧言令色便媚取合而失其
忠信之情是敗類之人也多言者以議論害治以文辭掩道
以婞直亂正使之尚浮夸而喪其實是敗類之人也此二者
表偽之旗也雕樸之刃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是故善
為政者務先去之也孫子曰始吾以為天下之難治也今而
後知天下之不難治也苟達其情無不可為也唐子曰天地
雖大其道惟人生人雖多其本惟心人心雖異其用惟情雖
有順逆剛柔之不同其為情則一也是故君子觀於妻子而
得治天下之道觀於僕妾而得治天下之道觀於身之驕約
家之視效而得治天下之道先人有言曰語道莫若淺語治

莫若近請舉其要古之賢君雖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存心若
赤子處身如農夫殿陛如田舍衣服如貧士海內如室家微
言妙道不外此也



國史議

沈珩

爲前代之史與爲當代之史其例同乎曰前代之史貴略當代之史貴詳夫前代之史亦有宜詳者然褒貶可以意施去取可以法斷乃足稱爲良史故曰貴略也當代之史亦有宜略者然事狀必務明白徵據必務宏該乃足稱爲實錄故曰貴詳也今之爲當代史者則其失在於略也彼篇部之繁且以數萬言計安得謂之略顧詳其所不必詳必略其所不當略是適成其爲略而已何言之如文武之銓資祿秩百官之除授辭見兵刑錢穀之額數豐歉覈其大綱而已亦奚事汗牛而充棟也至若內廷言動之得失臣下奏議之是非時政舉廢之源流不綜其曲折不可也甯得守科抄據供報而足也竊謂紀開剝之迹者當得其艱難締造沈算密圖所以指

畫而取天下之本紀受命之略者當得其撫馭削平提綱挈
領所以立國而鞏基業之由乃足使後之讀史者恍然如親
見勦業之模焉今不過曰某年月克某城而已某年月得某
地而已某年月用某人封某爵而已是不過一尙書郎令史
守紀牒足矣安用史官爲哉抑古者有左右史內外史大小
史不獨紀事已也亦以備箴誨鑒戒之責使人主言動之微
不敢或忽也卽如唐宋之起居注亦以左右史掌之雖不得
復與諫議而遺意尙存明則革去其官以翰林領之止據諸
司抄牒謹藉以備實錄而已洪武官制每朝日六科給事中
輪一人侍殿廷左右執筆記旨猶有左右史之意後代詔旨
亦止付科抄而已則是深宮之中大而揆務決幾小而喜怒
宴笑與宰臣之造邾咨謀近侍之燕私供奉其於外廷之聞

見邈不相屬也毋論得失無所昭監將史官之載筆而從者
亦何事足供傳述乎然則歷代起居之官今宜復設而漢法
黃門侍中入直禁私宜倣行之令執管記載隨事規諫不特
史局無遺而於聖德裨補良不淺矣雖然後世史之失直以
在上者牽於忌諱之文受任者怵於罪謗之集耳誠若古之
人主不自閱史凡日歷之類不得錄本進呈而選詞臣之有
清望直節者擔任監修令諛舌不敢竄其間而功過不能撓
其例則史直而可信矣抑今之爲纂修史館官者皆以年資
品級遞居之豈五難三長亦因官階遷轉而能備贍乎說者
以唐用衆手而史不如古不知隋晉二史博通者授之紀傳
耑長者令之爲志故二史稱善今若不拘資格徵聘天下有
史才者合衆長以謀輯纂則史美而可觀矣至若漢孝武令

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光武詔南陽諸郡國換作風俗是廣材之法也宋史官請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紀錄有隳官惰職者奏行賞罰是嚴課之法也夫材廣而課嚴則史官有可詳之具而無敢略之心以濟望有才者任之則不遁於略以逢時而亦不漫爲詳以塞責惟詳其所當詳略其所當略夫是以謂之詳也豈不斐然稱佳史哉

七國安史合論

儲方慶

三代以下稱有天下之盛者必曰漢唐宋漢唐宋傳世各數百載而始終不受藩臣之禍者惟宋爲然漢唐叛逆其最著在漢曰吳楚七國在唐曰安祿山史思明吳王渾卽山鑄錢賁海爲鹽富甲天下發憤於世子之死乃陰養死士謀爲大逆及景帝卽位履錯侵削諸侯吳遂因之以作亂率山東諸侯西向攻漢當此之時以爲遂無漢矣然漢兵一出不三月而破滅吳遂以亡唐元宗狃於洽平之勢淫慾放恣蓄養安祿山寵踰其分祿山據河北形勝之地士馬精強有輕中國心構費於楊國忠而兇謀速發當此之時唐之武備懈弛大帥統白徒以禦寇遂至陷兩京移大寶唐室幾於不祀雖有郭子儀李光弼左提右挈克復神器而思明再亂東京失守

僥倖於罪人之家難以成大功然而藩鎮之禍竟與唐終始以視漢之不數月而滅七國者功效相去不啻一二之於千百也議者謂吳處東南地勢卑小不及河北用武之地且景帝去高帝未久漢將定天下之人猶有存者吳又率七國以攻漢其力不齊不若祿山乘唐久安之弊專決而來故有唐之受禍較烈於漢家此其說近是而愚以爲皆非也蓋天下大變之來必有一確然不拔之計足以禦天下之變而不足爲我難故有天下者不能必天下之不變而恃我有可以禦變之道當亞夫受命擊吳楚鄧都尉說亞夫曰吳楚兵銳難與爭鋒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糧道破之必矣亞夫從其言堅壁不戰相拒三月吳兵飢疲遁逃然後亞夫出兵擊之吳楚之亂以絕祿山旣破東

京哥舒翰請堅守潼關以塞敵衝郭子儀李光弼亦言潼關大兵惟當固守臣等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質賊黨妻子以招之賊必內潰是時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漁陽之路再絕祿山大懼不知所爲詰責嚴莊高尙假令楊國忠不行督戰之令使李郭得盡力於河北傾祿山之本根敵兵進無所獲退失所據必有內潰相圖之事起於肘腋不過遲之歲月而哥舒之功可與周亞夫比徒以輕率僨事爲賊所誘靈寶一戰潼關失守祿山乘勢遂陷西京唐事之不臧則輕於戰之過也其後郭子儀旣平河東李泌建議請遣安西及西域之衆並塞東北自歸檀南取范陽則賊無所歸根柢永絕肅宗不從故兩京雖復而安慶緒走保鄴郡史思明僭號魏州兵連禍結戰無已時卒使降將據有雄邊藩鎮遂成

錮疾唐策再失而禍亂之萌日熾矣故夫天下有亂善禦亂者先思所以絕亂之源則一舉事而無遺患其初視之若遲遲不發也然及其收功計之較之爭勝負於目前者其效反有所至速方亞夫壁昌邑時熟視梁王之圍困而不救若無意於應敵者然而吳楚敗亡之勢彼已操之於手及其情形畢露則舉兵臨之一戰而吳楚以滅彼其初非不足於戰也以爲戰雖勝而不足以滅七國雖爲梁解目前之危而必使漢受無窮之害故甯忍之以攻敵之所忌使敵之心動而氣沮然後以兵隨其後則我操必勝之勢而敵一敗不能復振矣哥舒翰之堅守潼關李泌之請竝塞東北其意亦猶是也而元宗急於復陝洛肅宗急於取西京一則戰勝之後士氣已竭敵雖敗而退有可守之地故勝在一時而患在數世一

則戰敗之後不能自存敵乘勢以蹂我而天下幾於不保有天下者可僥倖於一戰以蹈危亡之轍也哉要之亞夫壁昌邑以禦吳楚而其制勝之道在以輕兵絕淮泗口哥舒翰守潼關以禦祿山而其制勝之道在李郭引兵北取范陽苟不講於制勝之長策而徒恃退守以養成大患者又不足言矣

麻學源流論

梅文鼎

梅子殫心麻學數十年而歎心之神明無有窮盡雖以天之
高星辰之遠有遲之數千百年始見端緒而人輒知之輒有
新法以迫其變故世愈降麻愈以密而要其大法則定於唐
虞之時今夫麻所步有四曰恆星曰日月曰五星治麻之
具有三曰算數曰圖象曰測驗之器由是三者以得前四者
嚮離眺胸盈縮交蝕遲留伏逆掩犯之度古今作麻者七十
餘家疎密代殊制作各異其法具在可考而知然大約三者
盡之矣堯命羲和麻象日月星辰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麻者算數也象者圖也渾象也璿璣玉衡測驗之器也故曰
定於唐虞之世也然麻之最難知者有二其一里差其一歲
差是二差者有微有著非積差而至於著雖聖人不能知而

非其距之甚遠則所差甚微非目力可至不能入算故古未
有知歲差者自晉虞喜宋何承天祖冲之隋劉焯唐一行始
覺之或以百年差一度或以五十年或以七十五年或以八
十三年未有定說元郭守敬定為六十六年有八月回回泰
西差法略似而守敬又有上攷下求增減歲餘天週之法則
古之差遲而今之差速是謂歲差之差可謂精到若夫日月
星辰之行度不變而人所居有東西南北正視側視之殊則
所見各異謂之里差亦曰視差自漢及晉未有知之者也北
齊張子信始測交道有表裏此方不見食者在月外必反
見食宣明厯本之為氣刻時三差而大衍厯有九服測食定
晷漏法元人四海測驗二十七所而近世歐羅巴航海數萬
里以身所經山海之程測北海為南北差測月食為東西差

里差之說至是而確是蓋合數千年之積測以定歲差合數
萬里之實驗以定里差距數逾遠差積逾多而曉然易辨且
其為法既推之數千年數萬里而準則施之近用可以無惑
厯至今日屢變益精以此然余亦謂定於唐虞之時何也不
能預知者差之數萬世不易者求差之法古之聖人以日之
所在不可以目視而器窺也故為之中星以紀之烏火虛昂
此萬世求歲差之根數也又以日之出入發斂不可以一方
之所見為定也故為之囑夷昧谷南郊朔方之宅以分候之
此萬世求里差之定法也嗚呼至矣學者知合數千年數萬
里之心思耳目以治厯而後能精密又知合數千年數萬里
之心思耳目以為之精密者適以成古聖人未竟之緒則當
思義和以後凡有能出一新智立一捷法要之至今者皆有

其所以立法之故及其久而必變也又皆有所以變之說於是焉反覆推論必使理解冰釋無纖毫疑似於吾之心則吾之心卽古聖人之心亦卽天之心而古今中外之見可以不設而要於至是夫如是則古人之精意可使常存不致湮沒於崑己守殘之士而過此以往或有差變之微出於今法之外亦可本其常然以深求其變而徐爲之修改以衷於無弊則是善於治厯者也

學厯說

梅文鼎

或有問於梅子曰厯學固儒者事乎曰然吾聞之通天地人斯曰儒而戴焉不知其高可乎曰儒者知天知其理而已矣安用厯曰厯也者數也數外無理理外無數數也者理之有限節次也數不可以臆說理或可以影談於是牽合傳會

以惑民聽而亂天常皆以不得理數之真蔑由徵實耳且夫能知其理莫堯舜若矣堯典一書命羲和居半舜格文祖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豈非以敬天授時固帝王之大經大法而精一之理卽於此寓哉曰然則律何以禁私習曰律所禁者天文也非厯也曰二者異乎曰以日月暈抱珥虹蜺彗孛飛流芒角動搖預斷未來之吉凶者天文家也本躔離之行度中星之次以察發斂進退敬授民事者厯家也漢藝文志天文廿一家四百四十五卷厯譜十八家六百六卷固判然二矣且夫私習之禁亦禁夫妄言禍福惑世誣民耳若夫日月星辰有目者所共睹古者率作興事皆用爲候又何禁焉是故有一候則有一候之星有一候之星則有一候之政令田夫紅女皆知之矣又何禁焉自梓慎裨竈之徒以星氣

言事應乃始有災祥之占而其說亦有驗有不驗是故惟子
產昭子深明乎理數之實乃有以折服矯誣之論雖挾術如
慎竈而不爲所動故厯學大著則禳祥小數無所依託而自
不得行其於政教不無小補與律禁私習之指固殊塗而同
歸矣曰世皆謂天文厯數能前事而知以豫爲趨避而子謂
厯學明則占家無所容其欺妄言之徒不待禁而戢其說可
得聞乎曰有說也蓋古之爲厯也疏久而漸密其勢然也唯
其疏也厯所步或多不效於是乎求其說焉不得而占家得
以附會於其間是故日月之遇交則食以實會視會爲斷有
常度也而古厯未精於是有當食不食不當食而食之占日
之食必於朔也而古用平朔於是有食在晦二之占月之行
有遲疾日之行有盈縮皆有一定之數故可以小輪爲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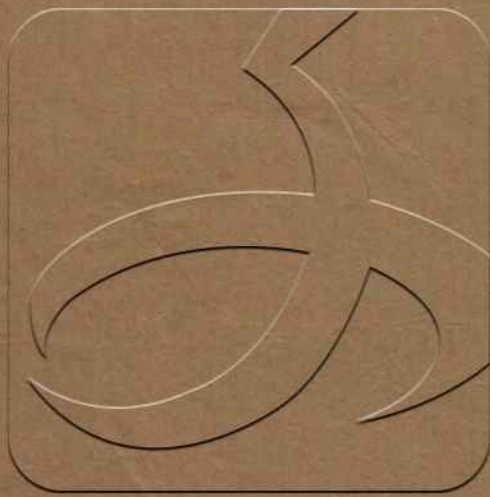
而古唯平度於是占家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朏則侯王
其舒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隱仄隱則侯王其肅月行陰陽
厯以不足廿年而周其交也則於黃道其交之半也則出入
於黃道之南北五度有奇皆有常也而古厯未知於是占家
曰天有三門猶房四表房中央曰天街南間曰陽環北間曰
陰環月由天街則天下和平由陽道則主喪由陰道則主水
夫黃道且有歲差而况月道出入於黃道時時不同而欲定
之於房中央不已謬乎月出入黃道既有南北而其與黃道
同升也又有正升斜降斜升正降之不同唯其然也故月之
始生有平有偃而古厯未知也則爲之占曰月始生正西仰
天下有兵又曰月初生而偃有兵兵罷無兵兵起月於黃道
有南北一因也正升斜降二因也盈縮遲疾三因也人所居

南北有里差則見月有蚤晚四因也是故月之初見有初二日初三日之殊極其變則有在朔日初四日之異而占厓未知則爲之占曰當見不見又曰不當見而見魄質成蚤也食日者月也不關雲氣而占者之說曰未食之前數日日已有謫日大月小日高月卑卑則近高則遠遠者見小近者見大故人所見之日月大小略等者乃其遠近爲之而非其本形也然日月之行各有最高卑而影徑爲之異故有時月正掩日而四面露光如金環也此皆有可攷之數而占者則以金環食爲陽德盛五星有遲疾畱逆而古法惟知順行於是占者以逆行爲災而又爲之例曰未當居而居當去不去當居不居未當去而去皆變行也以占其國之災禍五星之出入黃道亦如日月故所犯星座可以預求也而古法無緯度於

是占者以爲失行而爲之例曰凌曰犯曰門曰食曰掩曰合曰句己曰圍繞夫句己凌犯占可也以爲失行非也五星離黃道不過八度則中宮紫微及外宮距遠之星必無犯理而占書皆有之近世有著賢相通占者刪去古占黃道極遠之星亦既知其非是矣至於恆星有定數亦有定距終古不變而世之占者既無儀器以知其度又不知星座之出入地平有濛氣之差或以橫斜之勢而目視偶乖遂妄謂其移動於是爲占曰王良策馬車騎滿野天鉤直則地維拆泰階平人主有福中州以北去北極度近則老人星遠而近濁不常見也於是古占曰老人星見王者多壽以二分日候之若江以南則老人星甚高三時盡見而疇人子弟猶歲以二分占老人星密疏貢諛此其仍訛習欺尤大彰明者矣故厓學不明

而徒爲之禁以嚴之終不能禁也或以禁之故而私相傳習
矜爲祕授以售其詐若厯學旣明則人人曉然於其故雖有
異說而自無所容余所以數十年從事於斯而且欲與天下
共明之也且子不徵之功令乎經史語孟士之本業也而魯
論言辰居星拱行夏之時孟子言千歲日至可坐而致易言
治厯明時大傳言五歲再閏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堯典中
星分測驗之地璣衡之製爲萬世法辰弗集房載於夏書詩
稱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春秋紀日食三十六禮載月令大戴
禮述夏小正皆詳日所在宿及恆星伏見昏旦之中與其方
向低昂之狀用爲月節以布政教而成百事又自漢太初以
來造厯者數十家皆具其說於史若是者旣刊布其書使學
者誦習之矣三年而試之程式發策往往有及律厯者其於

律之禁甯相背乎是故律禁私習妄言而未嘗禁士之習經
史也而顧委之爲星翁卜師之事而漫不加察反令術士者
流得挾其不經之說以相炫誘而不能斷其惑是亦儒者之
過也故人之言天以占驗爲奇吾之言天以能辨惑爲正曰
然則占驗可廢乎將天變不足畏邪曰惡是何言也吾所謂
辨惑者辨其誣也若夫王者遇災而懼側身修省以答天戒
固欽若之精意也又可廢乎古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夫德
與刑固不以日月之食而始修也遇其變加警惕焉此則理
之當然未敢以數之有常而或懈也此又學厯者所當知也



定价
册数
1